

圖俠劍正雍



雍正劍俠圖

(卷二十九)

話說，自從苗澤到了牘上，賀喜人便陸續的來，苗澤全得跟人家客氣客氣，隨來隨待一直待到掌上登，這才把客人待完了，可是滿春園的夥計人等，也全都累够了勁了，當天晚上早早的上門休息。次日這才開門作買賣，苗澤先讓滿玉華置備拜師應用的供品，全都設擺在後院正房裡面，又叫玉華換上了一件長大衣服，苗澤這才回家講冷鎮，老頭子知道全完了事了，這才隨着苗澤够奔滿春園，這個時候就在早飯前，玉華把二位老人家請到了後面，冷鎮拈香自己先朝祖。苗澤也隨着行了禮，這才叫玉華拜祖師，及至拜完了祖師，然後才正式磕頭拜師，又給苗澤磕了頭，苗澤走到冷鎮面前，叫道，老哥哥，這可是你老的大喜，你老千萬不可推辭，我恭恭敬敬給你老磕三個頭。冷鎮說道算了吧，我收徒弟叫兄弟你費了多少精神，哥哥我應當謝謝你才對了，怎麼你還要給我磕頭呢，苗澤一聽哈哈大笑。老哥哥你老這個話可說的不對，別說滿玉華是我介紹的，蒙老人家賞給兄弟臉，將他放在門下，小弟已然就領情了，就讓不是小弟我介紹的，哥哥你老的徒弟，兄弟也應當幫助預備一切，要說叫哥哥你謝謝我，咱們可不是那個交情。至於說你老人家一輩子沒收過徒弟，這麼大歲數收一個徒弟，我要不給你老磕頭，那還像話嗎，冷鎮接着說道，老弟兄不必客氣了，老哥兒兩個爭執了半天，還是依着苗澤給老人家磕頭，冷鎮受了全禮，趕緊伸

手摻起，到現在拜師的儀式算是終了，依着苗澤就要同着冷鎮一同到前面去喝喜酒，冷鎮攔手說道別忙，苗澤一瞪眼道，怎麼着徒弟你老也收了，喜也給你老道了，難道說你老不管喜酒喝不成嗎，冷鎮接着說道，莫怪你非得給我道喜不可呢，原來打算喝喜酒哇，說到這裡老哥兒兩個，哈哈大笑，冷鎮又接着說道，喜酒當然得喝，還有兩句話此完了再喝也不晚，說完叫道，玉華你過來，玉華趕緊來到老師面前，老頭子問道，既然自幼你就愛喜武學，當然也練道了，你把你所練的武學，當面演習兩手我看看，玉華果然就練了幾手，冷鎮一看原來是彈腿，老頭子這才說，既然你練過彈腿，我還由彈腿這裡教你吧，當時老頭子給他比了一個樣子，叫滿玉華學了學，不過是一兩次已然學會，老頭子這個意思是應拜師的老規矩，既然拜了師，當時就傳給你一手功夫，這叫進門得藝，頭一節取吉利，再說也叫拜師的高興，按說頭一手傳的這個功夫，是一手普通的拆數，練過武術的不說，要是沒練過武學的平常人，進了老師的門，得了這手功夫，到外面跟人動手就使這一招，對待會武學的當然不成了，只要是不會武學的，准能够以勝，大凡練武的全都是這個規矩，其實苗澤當初拜師學藝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兒，到現在老頭子早就忘了，今天見人家冷鎮教徒弟，不由得自己便喜形於色，冷鎮看着納悶，叫道兄弟，什麼事你這樣喜歡，苗澤自己倒覺着不好意思起來，暗想這是怎麼說，我自己心裡痛快就完了，何必叫人家看出來，既然老哥哥問這到裏，又不能不說，遂說道你老有所不知，因小弟自己讚美我自己有自知

之明，故此心裡舒暢，一時忘事，被你老人家可就看出來了，冷鎮還是聽不明白，接着問道，兄弟身爲俠客，大凡什麼事也不有自知之明，又何必特別的痛快呢，苗澤樂嘻嘻說道，別的不用說，淨說收徒弟教授功夫，我自己知道我教不了，起初玉華本打算要拜我，當時我說我不能教徒弟，他還不大深信，所以才逼的我想到老哥哥你這裏，就說進門傳一手功夫，當初我練藝何嘗不是這樣，到現在我已忘了，比如說老哥哥你老要也是想不起來，這段事就算完了，談到點功夫那就得明天再說，這麼看起來我自己說我不能教人，可見得有自知之明了，這雖是兩句廢話，更顯出苗潤雨不任人稱俠客，人生在世所貴的就是能自知，種種不道德的事，以及敗壞人格的事，差不多全都是由不能自知惹出的，聖人說的君子安貧達人知命，這兩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人貴自知，就皆因不能自知，所以才惹出無數的是非，閉言不表，書歸正傳，且說冷鎮聽苗澤說話實在有俠客的身分，更加敬愛，哥兒兩個叫玉華收了香案等物，然後一同來到前面用早飯，簡斷捷說，由這一天爲始，每天老哥哥兩個吃早飯，可就不再到裕泰軒去了，至於冷鎮教給滿玉華練功夫，也就在這飯前飯後略加指點，到了晚間玉華自己在後面用功夫，也許十天八天，也許三天五天，老頭子高興的時候，也到後面看看，在先前不過就是教彈腿，因爲什麼老人家先教彈腿呢，頭一樣兒滿玉華先前練過彈腿這門功夫，到如今再練起來，多少省點刀，再說武學中的俗語，南京到北京彈腿出在教門中，這門功夫發源出自清真教

，玉華也是回教人，不練武學沒的話說，既然練武，那有本教門人不通本教門功夫的呢。故此老人家決意將彈腿全都教給滿玉華，猛然問一看這句話好像是外行。彈腿就是彈腿就完了嗎，不都教了難道說還留半趟嗎，其實不是這麼回事，別的功夫每一趟有一趟的名字，惟獨彈腿就不然了，彈腿就是這兩個字的名目，功夫總有六七樣，高架矮架偏正架，剛的柔的變幻無窮，要不然差不離的拳脚都是由彈腿裏化解出來的呢，請想彈腿要是只有一盤架子，怎麼能够化解出許多拳術，老頭子說把彈腿全都傳給滿玉華，就是說把老頭子所會的彈腿一招不剩，合盤托出，趕到把彈腿練完了，老劍客冷運回一看玉華這個資質，要說上等聰明可够不上，較比中等的還高着一點，並且還有一樣特別長處，不惜力能够刻苦用功，老人家看着倒是高興，接着傳給他各樣長拳短打各種技藝，並且還帶着氣功，本來名師傳授，無論如何氣功是免不了的，常言說的好，外操筋骨皮，內練精血氣，雖然不專門去練氣功，有的拳術非得有氣功帮着練不了，比如說的不練氣，只在外面練形，練來練去練到外強內傷，不但說功夫不能見長，與身體性命還有好大關係，拳經上說過，功夫練到內外合爲一體，形神如一，那才算到了登峯造極的絕境，由這句話上論，可見得練武練氣，可分而不可離，如果偏於練氣倒可以，倘若重外不重內，當然要成了外強中乾的結果，冷鎮百歲有餘成了名的劍客，不教徒弟那就不用說了，只要是教，決以不能把功夫練偏了，應練氣的時候叫玉華練氣，應練力的時候練力，每逢一樣功夫傳出來，每天每日練到

有廢程度，老劍客必要詳細檢查，練的對了照樣用功，練的不對隨時改正，玉華爲人不但有良心，並且通達世務，准知道自己拜師學藝，就叫萬分湊巧，才拜到了冷鎮的門下，不然的話就選一個平常人練武學，能拜在劍客門下，大概世界之上少而又少，故此自己一方面用足了十二分精神學藝，一方面對於老師以至於苗師叔，全都恭恭敬敬，說話作事時刻總存着不可違背的意思，二位老人家看着非常高興，這個地方也可以說是玉華的福氣，就因爲他這一恭敬小心，對於練武學上受益太多丁，倒不是說教武的老師，喜歡人的恭維當老師的要是專門喜歡這種人，豈不把老師的人格掃地，那麼爲什麼說玉華對老師師叔特別恭謹，與練功夫上有益呢？這種恭敬謹慎，可以代表出他的良心與人格，如果良心稍差的人，必然有喝水忘了挖井的行爲，自然恭敬之意減少，心高氣傲之人說話舉動必多放肆，既然謹慎決沒有高傲的意思，所以當老師的對於這種徒弟，必然要高看一眼，再說武學一道也正宜於傳給這種人，他將武學得了去，小者可以謀得衣食，大者爲劍爲俠，必然能够行俠作義，濟困扶危，玉華爲人忠厚和氣，對於老師又恭謹，冷鎮身爲劍客，難道說還看不出來嗎，心裡一高興，除非是玉華他練不了的功夫，那就不用說，只要他能練，情願將身上的能爲完全給他，這樣練能說不受益嗎，就是這樣，日不間斷一連就是八年的光景，拳術不說，軍刀裏面最得意的就是一口刀，外面都知道，滿春園掌櫃的滿玉華，武術高強，是老劍客爺的弟子，可是滿玉華練好了武學，也不到外面訪這個找那個，也不出去飄

落江湖，這種練功夫的，就算是練武爲的是自衛，雖然外面名譽不小，玉華並不自抬身分，仍然接着苦練，這一天老頭子冷鎮聽外面人說，三日後乃是錢塘江觀潮的日子，養船的船戶，大家集資聘請各種玩藝，遊人無多待少，非常熱鬧，老人家也搭是隱居數十年，從不到外面去遊看，今年是一時高興，跟苗澤說道兄弟，我打算約你到外面遊玩遊玩，不知道你願意去嗎，苗澤聞聽叫道哥哥，你老這叫宴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怎麼越老越客氣了，打算叫我跟隨你老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只說苗澤隨我到某某處去罷，小弟當然如影隨形，陪伴你老人家前去，何必還用這樣客氣呢，冷鎮說我到不是客氣，皆因我打算去的這個所在，兄弟你已然去過多次，當然就未必願意前往了，如果說去，就算純粹陪哥哥我前去了，再一說哥哥我沒去過，此去還得請賢弟你作嚮導，所以我才跟你商量商量，就是前往錢塘江觀潮，苗澤一聽說道，老哥哥今年怎麼會這等高興，老頭子哈哈大笑說道，咱們住居此處，要說到錢塘江觀潮，也不能說不便，哥哥我己然是百歲之外的人了，倘若是在他的無常來到，與世長辭，對於錢塘江觀潮這不是個缺點嗎，苗澤不等老人家把話說完，老哥哥何故出此不祥之語，要說錢塘江觀潮倒是有個意思，是有閒功夫的全可以看看，老哥哥既然高興，小弟情願奉陪，咱們要去不必臨時再走，借此到外面遊覽遊覽，看看各處山景，你老說好不好，老人家忙說，正合我意，老哥兒兩個計議停妥，當天不說次日清晨起來，官不離印武不離刃，老二位各自攜帶自己趁手軍刃，打點好了小包裏，一同來到了滿

春園，打發人把滿玉華叫過來，苗澤當面囑咐，我們到錢塘江去觀江湖，家裏只有你師妹聖手女二郎飛霞姑娘在家裡，早早晚晚你就留神在這裏關照點兒就是了，最多有五天我們就回來了，玉華一聽連答應，師傅師叔你老就放心吧，二位囑咐完了這才起身，在山青水秀的地方，跟知己的朋友在一處遊玩，那才叫人間最樂的事，談談山論論水，到了飯時找酒舖對飲談心，又沒有什麼要緊的事，這才真叫道遙自在，到了錢塘江沿，見各處支棚撐帳，真比廟會還熱鬧，其中最好看的就是水上玩藝，彩船樓船平而船，上面鑼鼓震天，歌女舞童表演各種技藝，一隊挨着一隊，叫人看着樂而忘倦，到了潮來了的時候，江水如鼎沸，其勢凶猛異常，真不亞如萬馬奔騰，可算是世界的奇觀，苗澤問道老哥哥，你老看了這大自然的幽絕，也會發生不可思議的感想吧，冷鎮道，果然天地之妙理難窮，有此一遊死無憾了，二位老人家又在江沿住了一天，這才迢迢達達往回走，來到常州府城裡，天正在巳時，恰巧正是五天的功夫，皆因到了早飯的時候，老哥兒倆並不上家，先够奔滿春園，將然一進門，見夥計們神色有異，一個個全都面帶驚惶，看見二位老人家進來，都趕過來說道，老爺子你可回來了，苗澤問怎麼了，難道有什麼事不成嗎，夥計道，你快上樓看看去，我們掌櫃的大概許不行了，二位老人家一怔，還以為是滿玉華得了病啦，便不顧往下多問，三步兩步來到了樓上，到了滿玉華臥室一看，見玉華仰臥在床上，面如窗紙，雙唇發青，二目緊閉令人看着駭怕，這個時候櫃上的先生跟着來到上面，苗澤問你們

掌櫃的這是怎麼了，夥計和先生大家異口同音，全都說是今天早晨起來，有人前來送信說是你們掌櫃的躺在房後頭了，你們還不快去看看去，我們還以為掌櫃的在樓上睡覺呢，想這一個信趕緊到外面觀看，果然見掌櫃的躺在地上，面色慘白，人家也不答應，只好到樓上，給醒了好半天，似乎還有點兒氣，到現在一句話也沒說，我請東家請大夫診治，看見二老爺子回來了，才一同到下面去迎接，冷眼瞧這掌櫃的，如果真有病當然是病在家裡，怎麼會躺到外面去呢，莫非說其中另有別情，究竟還是怎麼回事，老爺子還是沒想開了，原來由苗澤走後，苗飛霞自己在家中，仍然每天晚上練習功夫，因此人安不在家不肯早睡，必須過了三更才肯安眠，這也是看家之法，閉坐無事，自己可會練武解悶，頭三天任什麼事也沒有，不過有人找苗澤，家人告訴他沒在家可就走了，第四天晚間，姑娘正正在院中練習武術，不知不覺時候可就不早了，大約有二更後差不多快交三更，姑娘練得正高興的時候，忽然間見刷的一條黑影在北上房一恍，飛霞想好大膽的賊人，竟敢來到我們的宅院，我看你往那裏逃，說時遲那時快，刀插背後，便把彈弓摘下來了，驀步擰腰縱到了上房，姑娘這個地方，就叫藝高人膽大，也不管黑影是什麼人，隨後就追，要說姑娘的武術可也不含糊，自己爹爹賽判官飛行俠家傳的功夫還不說，冷老劍客又傳給姑娘打插把彈弓，真要是平常武學，別說一個就是三個兩個他也不成，故此姑娘自恃武學高強，不問青紅皂白隨後便追，前面那條黑影，回頭看了看，仍然往外逃走，一直追

出了青桐巷口，這個工夫正赶上滿玉華也是正練完了晚間的功夫，因為天氣很熱，來到樓上開窗納涼，將，搬了一張橙子坐在那裡，就見由青桐巷裡跑出一個人來，再一看後面還有一個人追赶，細一看正是苗師叔的姑娘，拿着彈弓在後緊追，玉華一想好大胆的賊人，竟敢攪鬧老俠客的住宅，我既出來就不必叫姑娘追他了，想到這裡，由樓窗口一飄身來到了下面，遂說道姑娘你回去吧，賊人交給我哩量他難逃，姑娘知道說話的是滿玉華，論起來還是帥哥呢，並沒答話，轉身回家去了，玉華大喝道，那裡來的狂賊，你也不打聽打聽，難道你不要命不成，滿玉華一面說着話，留神一看這個人二目如燈，光華灼灼，誰知道這個小子武學不弱，遂接着問道你姓字名誰，因何大胆夜入苗宅，那人哈哈大笑道，告訴你我光勇正大的大丈夫，一非奸二非盜，我自晝之間來訪苗澤不過，怕他故意不見，故此夜間來探，皆因出來的是個女子，我不願意跟他動手，還告訴你趁早閃過一旁，不必多言，玉華聽他所說之話未免大言欺人，遂說道你要不提說訪苗老劍客還則罷了，既然要訪他老人家，我得先看看你有多大能為，那人一聽遂說道好，既然要看看我的能為，你找個地方吧，滿春園後面是一塊空場地，玉華用手指，二人同行，到了房的後面，那人道，有能耐你就過來吧，玉華自從練藝以來，從未跟人動過手，今天這還算是頭一次，身形向前一竄，雙手一恍矮身便打，那人向後一撤步，雙臂一攔接着往下一按，玉華一看不好，趕緊往回一撤手，一長腰雙掌用的是雙鋒貫耳，够奔賊人左右太陽穴便打，沒想到人家

身子向下一矮，上面纏過了雙掌一上步，雙掌齊出就在玉華胸前一按，玉華咬啣一聲，往後倒退七八步，嘖嘖一聲翻身栽倒，玉華就覺心肝震動，眼前發黑，起了兩起并沒起來，就在這個時候，聽那人報通了名姓，還說了幾句話，自己也聽不清楚了，昏昏沈沈躺在地，上過了一夜，次一日早晨被櫃上夥計人等，搭到了樓上，玉華似乎知道似乎不知道，仍然昏昏沈沈，只有一點短促的餘氣，要不怎麼大家都說不知道呢，老人家冷鎮一聽就明白了，不問可知，一定是有人前來訪他，兩個比手，被人打到，老頭子想到這裡，這才走到近前連叫玉華玉華，連叫了好幾聲，就見玉華微然將二目一睜，看了看是自己的老師冷老劍客，就見他眼珠一轉，似乎是要落淚的樣子，冷鎮遂問道玉華，你是被何人打倒，對爲師把話說明，當然給你報仇雪恨，老頭子連說了兩三回，見玉華似乎要說話，怎奈那口氣就是上不來，乾念了好半天，這才悽悽慘慘說道小鬼，舌頭全都短了，只說出這麼兩個字，眼珠往上一吊，兩腿一伸，已然斷氣而死，冷鎮看到這般光景，不由得心裡難過，兩行老淚順着虎目流出來，不由頓足長嘆了一口氣道，咳，滿玉華不練武學不至於遭此慘死，不承想我百歲出頭的人，竟會遇上這樣慘事，八年工夫徒弟對於我非常恭敬，那才叫半點過錯沒有，到如今叫我目睹慘狀，怎能不叫我心裡難受，說到這裏到近前看了看滿玉華身上，別處任什麼傷痕也沒有，就是兩個乳下明顯着有兩個巴掌印，通紅浮腫起來多高，老頭子明知道這是掌震胸前，肺部受傷，所有的氣管完全腫了，故此將氣閉住，錯非是見了

自己的老師，臨死託咐老人家復仇，真就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苗澤在旁邊看着心裡也是一陣難過，又不敢帶出來，恐怕被老哥哥看見，豈不更招他老人家煩惱嗎，只得說道老哥哥，玉華死的固然可憐，據我想人的壽數總是造定的，比如說他不是這樣死，還許染病而亡呢，你老人家年紀高邁，不可過於悲傷，叫櫃上先生夥計人等，拿銀兩預備一切，你我到前面坐坐去吧，老人家無法，只得揮淚轉身，隨着苗澤來到前面，這工夫早有人給禮拜寺送信，自有人照料着，將滿玉華葬埋，那位說這個書未免不近情理，滿玉華爲人忠厚，拜師八年並無過錯，平素又沒有仗勢凌人的地方，要說好人不長壽倒許可以，爲什麼玉華竟會落到這樣結果，難道說老天不佑好人不成嗎，在表面上看人人都得這麼說，其實滿玉華有滿玉華不對，這段書作得緊湊，在他未死之先，不能詳細表白，玉華自幼好習武術，前文裡已然表過了，他本來不是常州府的人，原籍是紹興府，自幼學習買賣，紹興府城裡有個清真寺，裡面有位長者，大概回教稱呼是阿衡，在清真寺專習武術，凡是本教的教民，任什麼也不用拿，就可以到那裡去練功夫，滿玉華每天也去練習，老師教功夫，本來看着你這手功夫已然練到身上了，然後才能再教第二手，滿玉華因爲初學乍練未免對於功夫不易熟習，因爲老師不肯傳給他新的，玉華把意思會錯了，以爲是誰有錢多送些個禮，老師就肯教，不然就不肯教了，他一賭氣功夫也不練了，功夫不練倒是小事，他說回教人心術不好，自己曾返過一次教，有跟他不錯的人，勸他不可如此，你這一返教不要緊，回教

人當然是看不起你了，別教的人知道你這種行爲，也是照樣看不起，如果打算保全你的人，豈還是不返教，玉華被人說着這才返正過來，到如今落到這個結果，或種緣因此也未可知，閒言不必多表，單說二位老人家來到前面叫夥計把酒拿上來，就算是借酒澆愁，一面喝着酒兩個老頭子納悶，小鬼可是何人，天下成了名的英雄，那裡有叫小鬼的呢，南七北六十三省全都想到了，可也沒想起來，苗澤又把老人家勸了多時，冷鎮這才叫老人家回家看看去，老二位分手各自回家，不表冷鎮，單說苗老俠客來到了家中，愁眉不展，苗姑娘聽說爹爹回來了，遂忙到前面來看老人家，老頭子看見姑娘，勉強歡喜，姑娘乃是絕頂聰明的，一看老人家神色有異，有心問問，又一想不合適，既然老人家不說，或者是不能對我說，何必多口呢，莫若我把家裡的事跟老人家學說學說，也叫他老人家聽着開開心，姑娘想到這裏，可就把手裡如何鬧賊，自己怎麼追趕，怎樣遇上滿春圍掌櫃的，前後話一說，老頭子不聽還則罷了，聽罷叫道：「這孩子，這個賊人的長像你可曾看見，問他姓名了不曾？」姑娘一聽老爹爹如此鄭重，不知道這裡頭有多大要緊的事，忙說道：「名姓倒未曾問，退出巷口他的長像也沒有看清，就到自己所見的對老爹爹說了一遍，然後問老爹爹難道說從中有什麼事不成嗎？」老頭子聞聽長嘆了一口氣，就把玉華已死的話對姑娘一說，姑娘聽着也是一怔，說早知如此還不如我帮他動手了，苗澤擺手說道：「你帮助他動手也難免二人同死，天已不早到後面休息去吧，苗澤按着姑娘所說的這個長像，想了多半夜，次日清晨起

來，便去找老人家冷鎮去了，將昨天晚上開始姑娘所說之話，跟老頭子說了一遍，冷鎮這才明白，老哥兒兩個又一研究，這才想起說道，這小鬼原來是小魂陸恒，冷鎮知是陸恒，不由得雙眉倒豎，二目圓翻，遂說道，這個陸恒，乃是張明志趙明真的徒弟，聽說在陝西觀音堂練藝六十多年，我跟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因何來到這裡將我的弟子打死，豁出我這條老命，也要給玉華報仇，冷動回說到這裏，怒氣填胸，看那個樣兒刻不容緩，馬上就要動手，苗澤一想陸恒並非是平常之輩，就讓老哥哥去了，也未必是他的敵手，再一說這個徒弟是我給介紹的，到現在才有了這個事，何況陸恒是找我來的，玉華既因此喪命，我要是叫老哥哥出頭，我還算的了什麼英雄，想到這裏叫道老哥哥，這個仇你不能出頭去報去，因為什麼呢，禍是由我身上所起，你老不用管了，兄弟我即時起身，够奔觀音堂，憑我手中寶刀，我要跟他一死相拚，冷鎮聞聽說道，兄弟你這個話說的不對，你比哥哥的能為大小不用說，徒弟是我的，倒如今被人家打死，當然我得出頭給他報仇，不怕哥哥去了不成，其至於被仇人善死，兄弟，你要是跟我有交情，你再出頭給哥哥報仇那就算對了，這場事兄弟你可不能管，何況哥哥我是獨自一個人，無論到那裏去也便當，你家裡還有一個姑娘，無人照看也是一番心思，要談到這場禍由誰身上起的，你我這個交情，可不過說這個，哥哥的事也是兄弟的事，兄弟有事，難道說哥哥不管嗎，事不是出來了嗎，咱們就說事就完了，何必說因誰而起呢，苗澤，聽遂說道，老哥哥你老這個話說的不對，交情固然是

咱們哥兒兩個彼此不分，惟獨這個事，可非得這麼說不可，因為你老人家已然隱遁數十年不問世事，何況你老人家抱定主意不收徒弟，小弟我百般竄掇，你老才收了這麼個滿玉華，一旦之間因為這個徒弟跟陸恒結仇，你老想這個事不是出於我的身上嗎，就讓老哥哥不這麼想，兄弟我自己良心怎麼過去呢。如果你老不允許小弟我前去報仇，那簡直是跟兄弟我沒交情，分明是看不起兄弟，冷鎮連連搖頭道，苗大弟休要如此說法，大凡一個人作事，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方不愧為劍俠，不錯玉華拜我之時，是兄弟你的介紹，可有一樣兒，我要是決意不收，兄弟你不是也無可如何嗎，既然收了那就是出於我的本心，與兄弟有什麼關係，這是玉華因傷身死，我要前去報仇，這場禍事俱部歸罪於寶弟，比如說滿玉華不死，成名天下，給師傅門戶之中，爭了光榮，難道說到那時兄弟你還叫哥哥登門叩謝介紹之情嗎，話已然說明白了，誰也不許攪理，何況你是個兄弟，我說出話來就是理由不足，既已出口，兄弟你也應當聽從，何況我說的話並沒有不對的地方，兄弟你只可按着我的話好好在家中照看姑娘，哥哥我是一百多歲的人了，難道說還活一百多歲不成嗎，苗澤聽着只是連連搖頭，叫道哥哥我這個話說出來你老可別過意，並非是長他人的威風，滅自己的銳氣，也不是小弟貪生怕死，畏刀避劍，不過為是說出來咱們弟兄詳細研究研究，據我想小鬼陸恒，並非平常之輩，老哥哥你老去到觀音堂，也未必能够贏的了人家，當然小弟去了也贏不了，這個話你老聽明白了沒有，要說是前去報仇，當然得去，因為闖蕩江湖

這些年不能殺這份勳斗，就是到了那裡身遭不測，至死也不枉人稱是英雄，皆因從中有生死的關頭。故此事的來源兄弟才跟你老人家爭，冷鎮不容苗澤把話說完，自己早就明白了；暗想據我兄弟這一說，到了觀音堂見着陸恒，當然不是人家敵手，非死不可，故此我兄弟才定要替我前往，老頭子想到這裡，心中難過，准知道苗澤跟自己過命的交情，情願替自己前去一死，可有一節我冷鎮無論如何，也不能叫他去，想到這裡叫道兄弟，你的話我全聽明白了，不是咱們弟兄是過命的交情嗎，你先別着急，還應哥哥我那句話，哥哥我去了不成或者亡命，兄弟你再出頭替哥哥報仇，那我可不管了，如果你再要不聽我的言語，咱們就算沒有交情了，從此之後割袍斷義，畫地絕交。老頭子說到這裡，聲色俱厲，苗澤一看有心還要爭執，未免招老人家生氣，自己低頭想了好半天，這才想起一個主意來，叫道老哥哥，你老既然說到這裏，兄弟我倒有個辦法，也別你老去，也別我去，我跟隨你老人家一同前去怎麼樣，冷鎮一想本來不願意叫他跟着，又恐怕再要一定的攔阻，太辜負了他的心，倒顯着不合適，再說他的意念已決，就是我不叫他同行，他自己不是也會去嗎，想到這裡只得說道，兄弟依我說你還是不去爲是，因爲這一去日期實在沒有一定，家中只剩下一個姑娘，豈不是不放心嗎，苗澤忙道，老哥哥你老就不必再說了，姑娘那麼大，也用不着人照看，叫我同去，咱們哥兒兩個一同起身，如果你老再不點頭，小弟自己前往可也就走了，冷鎮無法只可點頭，事不宜遲，話說到這裡，立刻各自回家，收拾軍刃包裹，

苗澤囑咐姑娘照看門戶，老二位這才由常州府動身，走在中途，路上每逢想起瀟玉華慘死的情景，不由得咳嗽嘆氣，在前幾天，老哥兒兩個到錢塘觀潮，那個心想是幽情雅趣賞水玩山，拿現在的情形，跟前幾天一比，大有天淵之別，悲傷憤恨萬威交集，故此行在中途，什麼風景啊，名勝啊，一概無心遊覽，只是一心一意恨不能快到觀音堂，找着陸恒跟他一決勝負，在中途路上無可描述，仍然歸到俗套那八個字，饑餐渴飲曉行夜住，怎奈時逢夏令，白晝之間烈日當空，其熱如火，行走上非常不便，哥兒兩個商量道，莫若咱們改爲白天休息，晚間行走，頭一樣也涼快，再者夜靜更深大路上面，行人業已斷絕，還可以施展地飛行緊走。大概有一夜的工夫，足可以走出去兩天的道路，二位老人家彼此計議明白，到晚間可就不住店了，接着往前行走，到了紅日將出之時，再找地方打尖休息，這個主意的還真不錯，數日的工夫已然來到了陝西境界，老二位是報仇的心急，仍然是連夜前行。這一天夜裏大概天在三鼓，老哥兒兩個正在往前行走，猛然間看見前面刷刷兩幌過去兩條黑影，二人全都一正，苗澤叫道老哥哥，你看見了沒有，天到這般時候，居然還有行人，並且還施展夜行術，你我弟兄是爲報仇，難道說這也是報仇的不成嗎，冷鎮聽了這話倒笑了，說賢弟不要說笑，據我想這兩條黑影，決非善類，按說你我有事在身，不應當多管閒事，可有一節，你看不見也就罷了，既然看見要是不看個水落石出，究竟他是作什麼的，未免有點於天職義務，咱們弟兄已然多年不出門了，誰料今天趕上了呢。

依我說趕上別去有他走何如人也，冷鎮這個話說的正對苗潤雨的心思，不過冷鎮不提，苗澤不敢這麼說，因為什麼呢，自己是幫助老人家前去報仇，倘若中途一多管閑事，恐怕叫老頭子多心，說是已然來到了陝西境界，莫非說有意借着別的題目，不去報仇不成嗎，故此苗潤雨只說了兩句笑話，冷鎮把話說到這裡，苗澤才點頭說道，小弟亦有此意，因為不得老哥哥的話，未敢造次，這地方才真叫英雄所見大略相同，話說到這裏，老哥兒兩個向下一矮身，隨後便追，你說前面這兩條黑影脚程還是真快，追了好半天，這才來到了切近，看那個黑影的意思，似乎後頭有人追趕，已然知道了，兩條黑影一分，向兩下裡走去，老哥兒兩個也只得分開每人追一個，皆因人的身分到了，如果追趕一個人，追不出水落石出來，要落虎頭蛇尾之譏，故此二位老人家不捨，在後緊追，冷鎮一直將這條黑影追到了一座大鎮，裡面，穿過了鎮店就是一帶長林，一恍忽間再看黑影踪跡皆無，老人家不由頓足長嘆道，影沒有了，我兄弟也不知道那裏去了，這是何苦呢，還不如不追這兩個小子呢，老人家站在樹林前，想够多時，本打算慢慢往前行走，又一想不對，我既然跟我兄弟分開了，倘若是他找不着我，不問可知當然他自己也够奔觀音堂，真要是叫他走到頭裡，我還算爲了那道的英雄，老頭子想到這裡，自己把主意打妥，無分晝夜，往前緊走，不消三四日已然來到了觀音堂，老頭子一想，陸恒他說兩位師傅張明志趙明真，按武學上說不問當然是高於一切，我這一次前去找他的徒弟，你說我是進門就跟他動手哇，還是見

他的老師說說情理呢，要按外面闖蕩江湖綠林道的規則，無論誰找誰可也得先禮而後兵，你說我要客氣客氣，到那裡跟他一說，他等護短不講情理，結果還是當場動手，那可就不如不跟他說了，簡直叫他獻出小陸恒，不然憑手中軍刃跟他一死相拚，那怕不是他的敵手，當場亡命，也不失英雄氣概，如果前去說理，豈不叫他等小看我冷鎮，說我畏懼他二人的武術，故此不敢進門瞪眼，自己想到這裏，很以為得意，忽然間想起來不對，人逢怒氣其智必短，我雖然不算身分高，蒙天下英雄稱我為劍客，我要是壓不住氣，未免有失身分，想罷將方針改變，到了觀音堂還是先去拜訪二位老道，見着他等，將他徒弟如何不法說明，聽他怎麼回答，然後再定主意，老人家一面思索抬頭一看，已來到了一座大廟前面，山門上懸着匾，三個大字寫的明白，正是觀音堂，老頭子並未走山門，轉身來到了角門切近，拍了幾聲門問道，裏面有人嗎，就聽裏面問找誰，開了門出來一個小老道，上下看了看冷鎮，不由得一怔，問道這位老人家你老找誰，冷鎮和和氣氣的說道，老夫姓冷名鎮，打算求見你們二位觀主張明志趙明真，小老道一聽，說道，你老找我們二位當家的，他早就不在這裏了，冷鎮一聽，暗想這一定是老道們身分到了，等閒之輩不願意見，故此才囑咐小道童，無論是誰找都說沒在家，莫若我將我的來歷跟他說一說，大概他知道我不是尋常之人，也許到裡面問稟，老人家想罷叫道少當家的，老夫在外面久走江湖，蒙天下英雄抬愛稱我為劍客，別號人稱百拆不撓青雲叟，我知道你們二位觀主，也是大名鼎鼎的二

位老劍客。故此前來拜訪，並且還有要事面談。沒別的你到裡面通稟一聲就是了，我這裏謝謝。說着話雙手一抱拳，小老道一聽，說道冷老劍客，你老這個人心眼太死了，我說一位老人家沒在，難道說還哄弄你老不成嗎，冷鎮聽小老道說話不好聽，不由得心中不悅，說既然沒在家，到那裏去了，你可知道，小老道這時候也算是汗急住火啦，其實他知道，張趙倆個老道在萬龍藏峯三陽觀內，他因爲不願意聽老頭子的話，故此偏不這麼說，遂冷冷的說道，告訴你沒在廟裏，就是沒在廟裡，到那裡去我也不知道，冷鎮一聽有的，人要是不說理，教個徒弟也咬羣，莫怪他的徒弟無故到常州將玉華打死，連他的道童都是這樣蠻橫，我也看明白了，大概見着張明志趙明真，說不了三句好話，也得當場動手，噯呀我有主意了，常言說的好，打了孩子大人出來，我也用不着費這些個話了，簡直我就打東西，祇要張明志趙明真他二人在後面，聽見前面有人打他的道童，不用叫就出來了，老劍客想到這裡有理，並未說話，遂往前一滾，一伸手將小道童擄住，輕輕往外一提，來到了山門前，高聲說道，你這東西太以可惡，叫你到裡面回稟你不去，說話還這樣強橫，今天我教訓教訓你，別看老頭子嘴裡這麼說，不過輕輕的打了他幾掌。小道童連喊帶說，你這個人太不講理了，找我們老當家的告訴你沒在廟裡，你爲什麼動手打人，這一鬧不要緊，由廟內出來五六個老道，全都是年青的，從中有歲數略大點兒的，過來問道，怎麼回事，你先別打人，冷鎮一看兩個老道沒出來，返正道童是打了，見着面這就是翻臉的底兒，莫

若不答理他們照舊還打，他們自然到裏面報信去了，要說老頭子身為劍客，怎麼還會有這樣行爲呢，就因爲冷鎮痛惜滿玉華死的可憐，這一次前來復仇，抱有決心，准知道見了兩個老道，免不了一場凶殺惡戰，所以那着小道童說話難聽，打算打進他的山門，所以不管旁人問不問，接着還是打，出來的這幾個老道一看，全都火兒了，大家一齊說道，天下那有這樣不講理的人，任什麼也不說就要打人，既然他不講理，咱們大家一齊動手，先將老匹夫打死，有什麼話回頭再說，說到這裡各自縮衣袖，一齊奔老頭子打來，冷鎮一看哈哈大笑，說道，好惡的老道，居然敢在山門前羣打羣毆，可見得你等平素決非善類老頭子說到這裡，將小道童舉起，順勢照定這五六個老道橫着一掃，撲嚙嚙掃倒了三四個，冷鎮這才撒手將小道童扔在旁邊，這幾個老道也不知趣，要按說就不應當打了，因爲他既然能够手舉活人將人打倒，可見得就是再打也不是他的對手，這幾個人也是一時糊塗，仍往上擁，叫冷鎮打的滾的滾爬的爬，爬起來仍然和老頭子動手，老人家不肯把力用足，怕傷了他們的性命，不過是隨手一揮，不多時老道們有倒下起不來的，有把胳膊腿率壞了的，當時有個老道說道，別叫他走了咱們跟他打官司，老頭子一看山門外這樣打鬧，真要張明志趙明真在廟內，決以不能不出來，看這個情形大概是沒在，真是這樣，算來我把意思會錯了，何必我緊着跟這幾個老道開心呢，老頭子想到這裡，那個意思打算要走，將然想到這裡，就聽老道之中有人說道，得了當家的回來了，有什麼活叫咱們當家的

聞他就是了，冷鎮一聽當家的回來了，不問可知這一定是張明志趙明真了。老人家身形向旁一跳，手理銀髯留神觀看，但見來人不錯倒是位出家的道長，年歲也就在五十多歲，冷鎮看着不由得心裡一怔，暗想道張明志趙明真我可沒見過，大概他的年歲，只能比我大不能比我小，來的這個老道，年歲未免太小了，原來這個老道並不是張趙兩個人，當初張明志趙明真，兩個人由觀音堂够奔萬龍藏峰島之時，本打算叫幾個徒弟在這裏看着，又恐怕他等年青，將來出點別的毛病，於我弟兄的名譽未免不好聽，故此在中途走着的時候，順便找了一個徒侄，道號真如，姓魏名叫魏和明，別看魏老道是張明志趙明真的徒侄，一手武學也沒跟二位老道學過，可是他也會武學，另拜的別的老師，張趙二人皆因他的年歲大點兒，身上又有武學，故此託他前去照看自己的觀音堂，魏和明也願意，這位老道可就是他，故此衆人稱他爲當家的，冷鎮看着正然納悶，魏和明倒吓了一跳，廟裏的衆師兄弟徒弟等，都在山門前，跟一個老者廝打，看光景已然被人家打的東倒西歪，自己還沒說話，衆人早就說了，當家的你老看這還了得，無緣無故，來了這麼一個老頭子，到咱們廟裡我二位老當家的，我們告訴他沒在，他伸手就打，這不是誠心欺侮人嗎，魏和明一聽，不由得怒氣填胸，念了聲無量佛，說天下那有這等事，用手中拂塵一指，向老頭子問道，你是何人，爲什麼來到我的廟前，如此蠻橫，看你這個樣兒，多少是會幾手武術，所以仗血氣之勇，欺壓我們出家人，無論你有什麼事，只要是好說咱們都好商量，你竟蠻橫無禮，動

手打人，你欺侮別人都成，欺侮我可辦不到，難道說你就不打聽打聽嗎，我們二位師叔，張明志趙明真，談到武學天下無二，你竟敢前來太歲頭上動土，莫非是吃了熊心豹胆不成嗎，冷鎮聽了這話，才知道這個老道是張明志趙明真的徒侄，自己一想，我本來是來找他的徒弟陸恒，到如今見着他，也算不錯，看他說話這份強暴也不是善類，只要我將他打爬下，自然他就把他二位師叔找來了，見着張趙兩個老道，再跟他要小子陸恒，想到這裡哈哈大笑道，我打量是何人，原來你就是張明志趙明真的徒侄，實話告訴你吧，我找的是他們的弟子小子陸恒，今天你不跟我說橫話，我還要問你呢，如果你將陸恒現在那裏實話對我說明，或者當面交出，咱們就算萬事皆休，不然，他們我固然是打啦，你我也饒不了，老道聞聽哈哈大笑道，你不是跟我完了嗎，你猜我呢，難道在我的山門前大施蠻橫，打倒我的衆位師兄師弟，就算完了不成嗎，你不是找陸恒嗎，人也有地方也有，就是此時不能告訴你，我要看看你的能爲如何，如果能勝了我的，人算白打了，我還將二位老當家的，以及陸恒的住址對你說明，如若不能勝我，將你拿住綑綁起來，要給我被打的師兄弟報仇，冷鎮可不知道這個魏和明，是張明志趙明真道門的徒侄，未曾跟兩個老道練過藝，還當是他跟陸恒一同練藝呢，老人家非常氣忿，暗想任憑你有多大能爲，今天我也要試試，想罷連說好好，本應當如此，不然我也跟你完不了，老道也不管青紅皂白，拂塵往大領上一插，又把道袍袖面略微挽了挽，把身一幌，已然來到了冷鎮的面前，老頭子看了看還不

含糊，連他這一經就知道有個一二十年的好功夫，不然身形沒有那麼快，老頭子雙手一合，叫道：老道，你就進招吧，魏和明也留神看了看冷鎮，遠看不理會到近處一看，精神抖擻，像貌不俗，老道一想看他這個樣兒，決不是無名之輩，但是不知道他是何人，我何不先問問他是誰，然後動手不遲，老道念了一聲無量佛道，報通你的名姓，然後當場動手，冷鎮只得將自己姓名說出，以及外號也告訴他了，魏和明聞聽不由得一怔，暗想不錯江湖上聽人說過，有這麼一個百折不撓青雲叟，乃是成名的劍客，已然歸隱若干年，何以一旦之間，他會來到這裡，再說既然身為劍客，決不能跟普通人一般見識，爲什麼在山門前大施野蠻，輕易跟尋常人動手，不是他還罷了，眞要是他，連我魏和明也不是他的對手，再者說動手倒是小事，我得質問他幾句，看他怎樣回答，想罷叫道：冷鎮，我聽人傳言，你乃一位成了名的劍客，爲什麼輕易打尋常之人，未免與劍客的身分不合，莫非你是冒他人名姓不成嗎，如果不是冒名，難道說你身為劍客就不懂得天職義務俠義道，無論你有什麼事，來到觀音堂也得找着主事人再說，那叫先禮後兵，你這麼大年歲，跟幾位年青的動手，何況他等又全都不會武學，你這那裏是劍客，分明是小子練武，才學了一技半能便到處跟人動手，以誇示你的能爲，到現在見着我還是這樣蠻橫，天下那有你這樣的糊塗劍客，冷鎮聽他所說之話，倒是全在情理之中，身為劍客不能強詞奪理，只得將方才找人的原因說了一遍，直說到因爲報仇前來，打算不見如何行了，所以我才想起這麼個主意來，打了

孩子大人就出來了，可有一節，你既知道老夫之名，這個話可就好說了，不錯我跟他等動手打仗，難道說你就不知道是真打假打嗎，如果要是真打的話，慢說他等五六個人，就是再多幾倍，恐怕此時已早死多時，你既然住持此廟，來到了就應當詳細詢問，因何爭打，你不但問返倒這樣無禮，要跟老人夫賭鬪輸贏，是你仗血氣之勇啊，還是我仗血氣之勇，話談到這裡，還是應在方才我的言語，只要你把陸恒獻出來，你我便算了事，不然分明是你等有音隱瞞，魏和明這個時候就算是騎虎難下，自己准知道冷鎮既為劍客，必有絕藝在身，跟他動手斷難取勝，可有一樣，事成僵局，再說不打，這個話怎麼說呢，實在迫不得已，只得說道，你也不用強詞奪理，這分明是逼使你身為劍客，來此欺壓我等，這麼辦吧，我先看看你有多大能為，回頭有什麼話再說，別走着掉，說着話向前一竄，單掌斜劈，够奔老人家而門打來，冷鎮一看掌到了，並不慌忙，把身一轉，左臂一壓來掌，右手順着自己左胳膊臂底下一穿，照定老道的華蓋穴便打，老道往後撤身，雙手一按，跟着進步，雙掌齊撞，冷鎮撤步雙手往下一分，一抬右腿磕膝蓋正撞老道的中完，冬的一聲把老道撞出去七八步，翻身栽倒，老人家哈哈大笑道，我以為張明志趙明真門下徒弟徒侄，都有多大能為，原來不過如此，魏和明滿面羞慚，雙手按地站起來，叫道冷鎮，你這算不了英雄好漢，你要有能為你住在什麼地方告訴我，你敢等我十天嗎，冷鎮連說不敢，皆因我有要事在身，刻不容緩就要走，你告訴我陸恒現在那裡，你就算是好朋友，魏和明心裏一想，

我們不如說如說，必能報今日之仇。想到這裡，遂說着……不……候，再就用不說了，與家人說話不能沒信用，沒動手之先我跟你說的，如果……能够贏我，二位老觀主以及陸恒的住處，當然我要對你說明，現在算是話踐前言，實話……你吧，他們爺兒三個全都在前龍藏峯島三陽觀居住，冷鎮一聽說道好了，既然如此……再見就是了，老頭子說罷揚長就走，按說冷鎮這個人也太信實了，就憑他這麼一說，准知道他說的是實言嗎，原來老頭子倒不是信實了，是別有打算，當是離了觀音堂，就在不遠一個村鎮上找了家店房，用道了酒飯，就住在店內，候到天晚交過了二更，老頭子將衣服軍刃收拾停妥，由店裏出來，不走大門一概施展的是飛簷走壁，到了外面一直够奔觀音堂，來到廟的切近，由前面往後繞，看了看四外並無行人，這才抖身一縱，上到廟牆一面，柱裡聽了聽並無動作，飄身到了裡面，躍房越脊各處探聽，來到中殿院，一看東配殿裡燈光明亮，裡面有人說話，聲音雖不甚高，也能够聽的見，就聽裏面有人說師兄，我們大家白白的讓他打了一頓，倒不算什麼，你老身上有武學，被他當場打倒，這不就算是栽了嗎，就是咱們大家打不過他，也應當不叫他走跟他打官司，另，個人哈哈大笑道，你們大家太已的不自量力了，他既然報逆了名姓，自稱是位劍客，你們衆位身上並沒有武學，何必跟他動手呢，別說挨打沒他命送了還不算便宜嗎，別說你們就連我今天這個事，也辦的太莽撞了，我不知道他的名姓，冒然就過去打算跟他動手，容我想起來問了他的姓名，到那時已然是騎虎難下了，能够叫他

打倒了，可不能說不打了。還算是這個老頭子不錯未肯下絕手。如果用足十成力量，我已早死多時了，至於我叫他走的原因，你們那裡知道，那就算是報仇，別看他這個能為能夠將我打倒，他專找到萬龍藏峰三陽觀，見着二位老觀主，別他說一個，就是三兩個也是白給，也不用老觀主親自跟他勸手，就是陸恒足可以勝他，你們想一想他到那裡輕則身體重傷，重則亡命，那豈不就算給咱們報仇了嗎。冷鎮在房上將這些話聽的明明白白。本來自己不敢心魏和明所說之話，是真是假，故此前來探聽，沒想到來到這裡，正趕上他們談論白晝之事，這就不用問了，張明志趙明真以及陸恒，全都在藏峰島三陽觀居住，這一定是真的了，最可氣就是這一句話，憑我三五個也不是張趙兩個老道的敵手，這未免是太看不起我，別還我還是給我徒弟滿玉華報仇，就是沒有事，我聽見這個話我也要前去，倒看看張明志趙明真是何如人也，老頭子把話聽完，仍然施展夜行術的功夫，回歸店房，略微休息休息，天明衆身，好在萬龍藏峰島，遠近皆聞，打聽這條道路盡人皆知，路上毫無耽誤，這一天來到了藏峯島下，老頭子准知道明真前去不成。這倒不是在乎張趙兩個老道，因聽人說西安侯佔據此島，要是明目張胆前往，他等不但說不讓進去，並且要嚴加防備，更要打算偷進，恐怕都容易了，只可在附近找店，白天不過就是吃喝，天到定更暗出店房，够奔藏峰島，到了近前看了看，山勢險峻，果如名不虛傳，又看了看山前面一道白漫的江水，山中無口水上無橋，老頭子冷鎮知道此處不是進島

已心說，當然是我把道路走左了，今夜不說了，明天晚間再來，回到店房等了一天，到了晚間又去了。簡斷捷說，一連繞了三夜，老頭子除了山口之外，竟不曾找着進山的道路，就是山口也不過是看看像，下面水勢洶湧，究竟能够進山不能進山，還不知道。就讓說是能够進得去，也非得船隻不可，你說也怪。水面上也沒有船，冷鎮看到這裏，不由得仰天長嘆道，想我冷鎮闖蕩江湖一輩子，蒙天下英雄抬愛稱爲劍客，又美其稱叫作百折不撓青雲叟，我以爲我的經驗閱歷以及武學，不敢說壓倒天下，總也不算平常，又誰知今天來到這裡，不用說找人報仇，連進山也進不去，真是叫一慚愧，莫非說我這個百折不撓，今天要撓不成嗎？老頭子冷鎮想到這裏非常着急，站在江邊呆呆發正，就在這麼個工夫，忽然間水面上有欸乃之聲，好像有船行江中，老頭子順着聲音，留神一看，果然由蘆葦之中出來一隻小船，不看小船還則罷了，看見這隻小船，老頭子正正住了，別看一百多歲的人，沒看見過這樣船，山頭至尾是一根竹子造成，上面就有一個人，老人家看了一會，見小船已來到近前，借着星光輝看得明白，船上一位老者，別看衣服穿的平常，容貌非俗，自己將然要問，就聽竹船上老者問道，這位老人家圍着白沙江連繞了三夜，現在在這裏呆呆發正，但不知意欲何爲。船一發現，冷鎮就一正，現在船上的人一說話，知道自己在此處連繞了三夜，老頭子更大吃一驚，暗想三夜的工夫我並沒看見他，他怎會看見我呢？

，遲疑了半天沒答出話來，聽船上老者問道，閣下不必遲疑，有事只管明言，或者老夫能助一臂之力，也未可知，冷鎮一聽人家連着問了兩聲，趕緊答道，老朋友你先別問我，我先問問你，深更半夜，獨駕小舟在此何為，莫非是藏峯島的巡探不成嗎，再者說我是將然至此，因何說我已然圍着白沙江繞了三夜，船上那人聞聽哈哈大笑，老朋友你不必相瞞，大概我要不跟你把實話說出來，你一定是疑竇叢生，老夫姓燕單字名鶴，別號人號晴虛居士，冷鎮一聽原來他就是晴虛居士，遂接着說道久仰久仰，但不知老居士因何來到這裡，老居士將竹舟靠岸，身形一躍來到江邊，手位着攬纜，問道，我看閣下也並非尋常之人，既然圍繞三夜，當然有意進島，請報名姓，將進島的原因說明，不才燕鶴情願渡閣下入島，冷鎮聽到這裡，只得將自己的名姓說出，然後又把自己要到島內三陽觀找陸恒的話一說，燕鶴聞聽點了點頭，遂將自己現在島內，跟徒弟陶源的情形也略略說了一遍，接着說道冷老劍客，我有一句話說出來，老英雄可不要過意，要說找別人都成，惟獨三陽觀這兩個老道不能找，實話對老劍客說吧，島內錯非是有他二人在此，破島何必費這麼些個週折呢，冷老劍客聽着這個話不忿，可是也不好意思跟人家發作，只得納氣說道，張明志趙明真，我也有個耳聞，只要老居士能够渡我入內，到了裡面我是看事行事，就讓兩個老道武術高強，我不能明找還可以暗探呢，燕鶴一聽心裡暗含思索，這倒有個辦法，憑一位成了名的劍俠，前去暗探三陽觀，任憑他怎麼高，也未必就能伸手將人拿住，想到這裏，點頭

說道，冷劍客倘若能够耐住性子，不前去冒險，倒是可以進島，既然如此就請登舟，冷鎮聞聽喜歡說不得了，這才脚尖一用力，嘯的一聲到了竹舟上面，真是身輕似葉，竹舟略微蕩動，燕鶴看到這裡，點頭暗想，莫怪成名爲劍客，果然是名不虛傳，自己也隨着來到上面，飄蕩蕩往前走，穿竹林過來逢仍然走往常那條道，冷鎮在竹舟上面，惟有點頭讚嘆而已，走够多時，來到陡壁懸崖下面，可就是那個一線天，老居士向冷鎮說道，老劍客看見了沒有，這就是入島的所在，我給他起的名稱叫作一線天，這可是秘密一條道路，到了島內不可對人明言，冷鎮點頭將然要走，燕鶴說道別忙，我還有兩句話要說明白，此時天已不早，如果到了上面天光欲亮，可千萬就別走了，山裏巡更坐夜查山的嘍囉寨主，到處皆有，倘若被人看破馬脚，傳鑼一響多有不便，冷鎮抱拳說道，多蒙老居士垂關照，冷鎮謹記就是了，說到這裏又說了聲再見，遂縱上了陡壁，可別看冷鎮是一百多歲的人，施展飛行功夫，腳登懸崖往上走，不亞如走平地一般，燕鶴看着心裏歡喜，像這樣的英雄多來上幾位，何愁大患不除，老人家看不見了冷鎮，這才自划竹舟而去，不表燕鶴，單說的是冷鎮老劍客，行走中間只換了一口氣，接着往上走，不多時來到了上面，老人家到了上面四外觀看，東方已然漸漸發白，老頭子知道不能再走了，只得留神找隱身的地點，往前走不多遠，看了看看有一個山孔，在山孔前相隔着幾步，有一塊大石，天生就的遮攔，老人家一想就在這個地方倒是很好，莫若我先在這裡忍忍吧，老劍客主意已定，往前走繞過

了大石，這洞口可沒敢驗朝裏，怕是有人看見，將洞口堵住，豈不要坐以待斃，這個地方就算是老人家年紀高閱歷深，所以才這樣謹慎留神，無奈這個洞口很矮，老頭子的形像就如同上轎的樣子，彎着腰往裡退，老人家以為到裡面就高了，沒想到裏面跟自己一般高，橫下裏也就是能容兩個人的地方，老人家往裡退了也就是七八步。猛然間，有人由後面抱住，別看冷鎮身爲遊客，也吓了一跳，暗想：咳，這是我錯了，只顧留神外面，可就忘了看看裡頭了，冷鎮一而思想，後面那個人往兩旁跨了兩跨，他的意思打算把冷鎮放倒了，無奈洞內地勢太小，就是冷鎮不用力，讓他放也放不開，那人也會出主意，把冷鎮抱起來往外走，冷鎮也明白到了外面地勢寬闊，不是自然就放倒了嗎，但也無法只顧他往外抱，心裏到了外面你不是得動了嗎，我還得動呢，果然那個人將冷鎮抱到了洞口外面，將然用力往橫下一放，老人家趁勢用了個洞實拔劍，右手往上一搭他的脖項，左手攆着一撇他的腰，用力把身形一轉，那個人沒把冷鎮搬倒，冷鎮倒把後面的人搬了一個勁斗，回頭一看把冷鎮吓了一跳，見他項上亞賽三頭，真要是個小的，還不定當他是個什麼妖怪呢，就在一面之際，老頭子也起來了，莫非就是他，想罷問道：你可是江湖上所傳的吉譏鳥秦鳳鳴，這人倒在這裡答道不錯，你是何人怎麼認得我，冷鎮聞聽一想，秦鳳鳴乃正天光明的俠義英雄，莫非是他也投降萬龍賊不成，冷鎮他三神知道，他老人家還算是來巧了，要不然還是跟秦鳳鳴不查，原來秦鳳鳴與吉真個部不願示弱，夜探三妻觀，二位商量好

了，誰當場被擒，誰也別救誰，因為什麼呢，救也救不了，別費一個汗上一個，後來秦鳳被三陽觀的老道拿住，古玄真果然沒救轉身就走了，後因別無良策又冒險去救秦鳳，巧遇董乾，鬪斗，路民瞻三位，大家一同回大帥府，秦鳳可就說了，據我看連日進島的英雄很多，到了裡面不是不認得道路，就是不服這兩個老道，憑董關二位老劍客這樣身分尚且不成，其餘的人豈不更不成了嗎，入得島來任什麼事辦不了，到三陽觀被兩個老道拿獲，豈不耽誤大事，莫若我到一線天那個地方，在那裡一守，有人進島把他領到這裏豈不省事，再者說我已然在三陽觀被擒這些日子，天王殿我也沒去，別處也全都沒見我，一旦出頭露面，他們要是問起來，又要費多少話，倒不如我找個山窟窿一蹲，還是給他來個照樣不出頭，他們要是找着了，我還顯着我忠於職責，當巡山委主本應當夜間露宿才對，大家一聽秦鳳這個話有理，本來一線天那個地方，也得擱上一個人才對，於是大家點個說道，好既如此秦老劍客你就多辛苦吧，故此秦鳳才來到這洞內隱藏，這次見冷鎮往裡走的時候，秦鳳這個樂就別提了，聲息不出淨等老人家到了裏面，將他抱住，拿住他回頭再問是誰，果就冷鎮不知道，被他雙手抱住，裡面率不倒冷鎮，這才抱到外面，他可沒想到返被老人家冷鎮率倒，冷鎮看見他項長着三頭，冒然問了一聲，果然是秦鳳，冷鎮很不喜歡，以為他也幫助西安侯，遂誰道，我聽人傳言，你乃是光明正大的一條英雄，為什麼助桀為虐，也來在島內，秦鳳聞聽嘆赤笑道，老劍客我看你也是助桀為虐，你這不是也來

在島內了嗎，冷鎮一聽，暗想秦鳳這個話裡一定有話，趕緊將身形往後一退，撇開了秦鳳，遂說道秦老劍客，莫非在此別有公幹嗎，果然如此怨冷鎮我唐突了，秦鳳站起身來並不着急，叫道冷老劍客這可不能怨你不對，實在是怨秦鳳無禮。實話告訴你老吧，我是明保西安侯，暗助大清國，已然經我帶進的劍俠很多，現在完全住在島內，我是恐怕再有人進島，不識得路經多有大便，特地在此等候迎接，島裏的人決以不往此道來，既然由這裏來的，當然全都不是賊，我應當答言，不應當暗含戲耍，沒想到果然冷老劍容武學高強，竟能够返敗為勝，將秦鳳按倒，實在是佩服，冷鎮趕緊說道，秦老劍客誇獎了，這不過微倖而已，二立彼此說了幾句客氣話，這時天可就不早了，秦鳳有心帶冷鎮回歸大帥府，又恐怕被人看見不便，遂說道老人家你老隨我來，找個隱身地點，有什麼話再說，冷鎮明白，知道天太晚了，恐怕被人看見，兩個老頭子往前走了幾步，找了一個深而且大的山洞，走到裡面用大石塞好了洞口，老二位在裡面各自找了一塊方石，對坐談心，秦鳳這才問冷老劍客，你老人家因何入島，是不是輔助三莊前來臥底，冷鎮聽這個話全都不知道，遂連忙說道，三莊是何人，我一概不知，秦老劍客你老問到這裏，我只可將我入島原因實話實說，於是老人家可就把自己如何收了一個弟子滿玉華，如何被陸恒打死，一直說到為尋仇來到此處，為的就是到三陽觀，找張明志趙明真兩個老道，秦鳳一聽，忙說請我攔你老人家清談，報仇倒可以，惟獨三陽觀不能去，冷老劍客聽了不明白，問道秦老劍客你老這

個話是怎麼說的，仇可以報不能到三陽觀去，我的仇人在三陽觀裏面，不能到三陽觀去，怎麼能報仇呢，秦鳳一笑道，不錯，這個話是怨我未曾說明白，我要一尋釋，你老人家自然就明白了，仇得報就說的是不能因為不能到三陽觀去就罷了，所以才說是仇仍然得報，三陽觀不能去的原因，你老人家大名鼎鼎飄蕩江湖多年，當然比秦鳳見聞廣的多了，難道說還不知觀內二位老道張明志趙明真嗎，我說這個話不怕你老人家過意，別說他那裡是兩個老道，就算是一個，你老去了也不成，冷老劍客不等秦鳳把話說完，氣忿忿的說道，這兩個老道我早就有耳聞，不過因為給我慘死的弟子報仇，任憑他有天大的本領，我也要會他一會，就是當場亡命也算是生前所定，在我進島之時，遇見了燕鶴，他也是這樣說法，彼時我因為要求他以船渡我，當時未肯實話實說，我說不去找他尋仇，只相機而動，夜晚暗探就是了，故此燕老居士才將我渡進島來，到如今秦老劍客你又如此說法，我可并非是在傲無知，不聽良言相勸，皆因我的弟子死的大慘，我情願一死，給滿玉華報仇，秦鳳聽罷哈哈大笑道，老人家你老這話不能這麼說，你老既然打算替弟子報仇，總以為把報仇了，你老的心裏才能安定，也可以慰你老的弟子之魂，比如說你老只為弟子死的可慘，凡事便不加思索，任意而行，倘若你老人家再出點兒意外，這個仇可還靠何人去報，你老人家身為劍客，難道說還不明白這個理由嗎，你老要是故意拚命，那就不算給你老弟子報仇了，無異弟子慘死師傅自殺，生者死者兩無益處，不知道老人家以為何如，冷鎮聽了秦鳳的

言語，不住的點頭，暗想憑秦鳳身分可不算矮，居然他跟燕鶴異口同音，大概張明志趙明真這兩個老道不可以武力相較，如果我非要前往，死了倒不要緊，取勝更是妄思。那時落敗而歸，到那時我還有何面見燕鶴秦鳳，老人家想到這裡，這才說道秦老劍客，既然蒙你這樣解勸，我百歲有餘的人，可不能過於固執，這麼辦吧，我不去明找，等到夜醜之間，前去暗探就是了，秦鳳接着說道不可不可，夜晚前去暗探也等於明找差不多，皆因兩處老道非等閒之輩，只要到了他的廟內，有風吹草動皆能知道，我要這麼說冷老劍客必然不肯深信，我回天道長古玄真，二人賭氣夜探三陽觀，到了那裏就被兩個老道知道，出來動手不及五招，我即被擒，當時回天道長未敢多站一刻，以後把我又盜將出來，我秦鳳不算什麼，當然是武學不精所致，還有兩位，也是暗探三陽觀，動手不及十招，被獲遭擒。你老猜這二位是誰，原來是清國四大名劍頭一位，鎮古俠董乾董化一，和今古俠關斗關九公，我請問老劍客，你老這個身分較比董關二位如何，就是你老比他二位高，大概對於張趙二人也不成吧，依我良言相勸，三陽觀還是別去，看風駛船，機會到了再動手不遲，秦鳳這一片言語，說得冷鎮半天無言。暗想道，哎呀，憑董乾關斗那個身分，尚且被獲遭擒，論到我冷鎮決不比人家高，這麼看起來，果然是連探都探不得，想到這裡怔忡多時，遂說道秦老劍客，你老人家這片話可算是金石良言，冷鎮也是因為不忿人言，故此要前去看看，既然董關失敗在前，冷鎮可也就不必再繼其後了，秦鳳一聽連連說道，老人家這才是

知曉罷，等到天晚，我送你老人家到大帥府居住，那裏有許多成名的老劍客，彼此在一處談話，也倒是天緣湊巧，冷鎮擺手說道，到大帥府居住，當然有那個時候，現在我可不能去，三陽觀不是不能前去嗎，從此也不能就算罷了，白天我隱在山窟隆之中，到夜間我要圍着三陽觀前後繞灣兒，不過就是不進去，我的心思不瞞秦老劍客你說，身背後揹的彈弓，不敢說是絕藝，彈打聯珠，神鬼難逃，我到那裡相機而動，張明志趙明真不出來還則罷了，只要他二人夜晚出廟，我要給他來個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要憑我的插把彈弓暗傷他，秦鳳聽冷鎮這片言語，心中暗含着想道，要憑這麼大身分的一位劍客，去暗刺老道，就是不能要了他的性命，也可以吓他一跳，這才連連點頭道，老人家你這個話說的一點也不錯，既然如此，我就跟老人家在一處隱藏，彼此也可有點照應，於是由這一天，冷鎮每夜裏圍着三陽觀來回逡巡，今晚巧啦，冷鎮正繞灣兒，忽然一看見三陽觀內火起，老頭子非僧非道，竟念了一聲佛，心說，這可是機會到了，再留神一看，原來放火的人全都往西北，這才將身形隱在一旁觀看，說時遲那時快，容着冷鎮看見了衆人，張趙二位老道也到了，古玄真等跟二位老道如何動手，冷鎮看得明明白白，後來見古玄真這邊雖然人多，還是不成，自己可就要擺劍過去加入戰團，協力應戰，就在這麼個工夫，董乾關斗英雄得路三位到了，冷鎮便沒露面，看着這三位劍客，跟老道動手，果然單打獨鬪，全不是老道怕動手，雙戰依然不敵，後來男女老少十位都過來了，仍然不敵，冷鎮看到這裡，不由得

點頭暗嘆，有心自己擺劍過去相幫，谁知道添上自己也是白費，還莫若在暗中觀看，到了實不解之時，憑我的彈弓，助他等一陣，可也就走了，老劍客想到這裏，背後摘弓，彈囊打開準備停當，這時董乾因為戰的時間不小，島內人看見火起，當然要來撲救，到那時被人看見，多有不便，故此告訴大家，且戰且走，往樹林裏退，退來退去可就單剩下一位孫芝沒退下來，跟兩個老道動手不比尋常，可以勉強支持支持，只要無人援救，不過轉瞬之間，就能够死於非命，所便宜的，是兩個老道打算將孫芝活擒，然後問問都是何人前來放火，錯非如此孫芝早死多時，冷鎮一看衆人全都逃入林中，其中就剩了一個老頭子，此時我要不發彈子等待何時，想罷左手擎弓右手抓彈，吧吧吧彈打聯珠，說話光景已然發出二十多粒，這也就是張明志趙明真，兩個人的武學已然到了化境，閃展騰挪其快如電，就是這樣，彈子尚有擦髮挨冠，打中三環套月遇上了袍袖的，兩個老道未免吃驚，谁知道這樣絕技，天下沒有多少位，除了常州冷鎮有此能爲，真要是他來到這裏，再加董乾等前來羣毆，未免於我二人不利，兩個老道想到這裡，這才各自一矮身，刷啦一響，已然踪跡皆無，衆位劍俠看着，全都點頭暗贊，再看三陽觀那裏，早有嘍囉兵前來，已然救滅了一半，就聽有人說道，衆位趕快隨我來，被人識破馬脚多有不便，大家一看說話的主兒是秦鳳，衆人一同先回軍師府，到了裏面，秦鳳從中介紹，衆人跟冷鎮彼此引見，也有聞名未曾見過面的，也有認識的，大家見禮已畢，這才落坐，這麼個工夫，張升由外面進來，滿面

怒容，二位姑娘就知道有事，趕緊問道，張升哥，何事這樣着急，張升就把外面的情形從頭一說。原來衆位老劍客跟二位老道動手之時，島內嘍兵已然前去救火，容着把火救滅，回去報告副帥陶源，三陽觀已然燒得片瓦無存，二位親主不知去向，在我們救火的時候，看見二位老人家跟男男女女十來個人動手，從中似乎有二位巡山寨主孫芝王蔭，這邊不說裡面還有兩個姑娘，一位是死去的陸軍師的姑娘，一位是他老人家的甥女，陶源一聽不由得雙眉一皺，呆呆發正，當時運用自己的靈性一想，可是怎麼也不明白是怎麼一段事，這才一方面派人尋找二位老道的下落，陶源知道七十二道螺絲灣把守的嚴嚴密密，老道要是出島，准能够知道，再說二位老道也不至於走，一面可就派站殿將軍燕雷，帶領嘍兵二百名够奔軍師府，前去搜查奸細，燕雷奉命帶兵前往，到了軍師府，將二百名嘍兵四外一散團團圍住，燕雷親自登台塔扣打門環，老人家張升開門觀看，不由得一正，遂問道，燕將軍，不知你老帶領許多士兵來到軍師府有何貴幹，燕雷看了看老人家出來了，這才理直氣壯說道，三陽觀失火，據救火人報告，放火奸細已然落到了軍師府，我奉陶副帥將令，特爲帶兵前來查拿，你閃開，我要進去搜人，張升不聽還則罷了，聽到這裡，真是怒氣滿胸，叫道燕將軍，你這話說的不對，你家副帥在萬龍藏峰島是輔佐西安侯的，難道說我家主人就不是保侯爺的嗎，何況我家老主人爲萬龍藏峯島喪了命，爲什麼奸細會落在我們軍師府呢，這可看出我們主人不在了，憑一個軍師府，後面還住着家眷，爲幾句流言，便派人

帶領兵了，前來任意搜查，比如說返過來，我們也說看見奸細了，落在了你們副帥府，難道說也可以隨便搜查嗎？燕雷聽了大怒道，噯，你是軍師府的什麼人，張升接着說道，我是軍師府的家人，並非是一天半天，已然數十年了，你老也不用問我是什麼人，我跟你說的是理，常言說的好，殺人可恕情理難容，燕雷不等他把話說完了，說不用往下說了，我奉命來，你也不是軍師府的主人，有什麼話你到裡面言語一聲，聽聽你家姑娘怎麼說，這個地方我就叫看死去的陸軍師的面子，不然的話，我是奉命來的沒有通知的心要，誰叫咱們都在一殿爲臣，張升一聽話既說到這裡，這還算是閃一面，要不然的話，還許闖將進來，自己也就不能往下再說了，遂說道既然如此，我就到裡面看看去，說罷，府門關好，這才來到裡面回話，張升說到這裡，大家尙未答話，勝秀站起說道，既然如此，還不如到外面先將燕雷拿獲，看他應當怎麼樣，孫芝忙擺手說不可，還是叫二位姑娘畫策才好，大姑娘點美玉二姑娘陸素琴姐兒兩個全都站起身來，叫道衆位老人家，你們在這裡先別動，我們姊妹到外面去看看，聽聽到底是怎麼個原因，回頭再作計較，衆人點頭，張升頭前帶路，二位姑娘後面跟隨，一直來到府門，張升將門開放，叫道燕將軍，我家二位姑娘出來了，燕雷答應一聲，留神觀看，果然由裡面走出如花似玉的二位姑娘，來到門前問了一句，燕將軍現在那裏，帶領無數兵卒，來到我們府門前意欲何爲，燕雷只可走上前來，又把陶源的將令說了一遍，陸素琴不等他把話說完，忙攔他說燕將軍你不用往下說了，你的來

意我已聽明，這也並不是你跟軍師府過不去，奉到了命令不能不這麼辦。既然如此，我還要有個主意，你可以回去跟陶副帥說，如果燕將軍肯其這麼辦，那就是你我不傷和氣，再好不過，如若不然，盡我姐妹之力，誓必一死相拚，不能任人這樣欺侮，燕雷一想這裡頭沒有我的事，他叫搜我進去搜，不叫搜我回去實話實說，有什麼話回頭再說，我何必傷這個和氣呢，想罷叫道：姑娘，既然如此，但不知有什麼原因，當面明言燕雷回去報告可也就是了，陸素琴一聽，知道燕雷已被自己用言語說服，這才接着說道：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皆因我死去的父親，在島內身為軍師，一旦間跟大清官人動手，將帥不傷油皮，反倒把個軍師斬送，其中究竟是什麼原因，那我們就不得而知了，就說是盡忠罷了，自從我父親死後，家中只剩下我姐妹兩個人，不會見島內掌權之人，對於我們有半點憐恤，好在我們也不用不着，不承想到了現在，好端端說我家窩藏奸細，我們既無男子當家，這個奸細要是藏在我們府中，何人招待他呢，陶源身為副帥，難道說說話連點身分都沒有嗎，這話再進一步說，他既說是我們府中有奸細，分明說我們姐妹行為不正，常言說的好，家有萬貫不說人家作賊，陶副帥這樣說話，這不是等由吐噴糞嗎，這還不說，事要屬實，難怪人言，就憑人一報告，馬上就派人前來搜查，憑據在那裡證據在何方，憑我們軍師府能够這樣隨便檢查嗎，分明是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壞，看着我們在這裡住着佔地，有意將我等趕出島去，實話告訴你，這個夢你們不用做，打算叫我們出離萬龍藏峰也成，除非是叫

西安侯親自前來說話，到那時我姐妹自然有話問，談到別人，說句不好聽的話，那叫廢話，話也犯不着多說，你回去就提我說的。問問陶副帥，這樣望空捕影，硬說我們家裡有男人來，究竟安的是什麼心，打算搜查軍師府也成，除非叫他親自前來，燕雷一聽，心裡說好厲害的姑娘，既然不讓搜，趁早回去報告，比什麼都好，想道這裏，說道，既然如此我就回去報告去了。二位姑娘點頭，燕雷走後，府門仍然關好，姑娘們回到了後面，見着各位老劍客，就把跟燕雷所說之話說了一遍，古玄真說道，此事決以完不了，必然還有人二次前來，素琴接着說道，無論他是誰來，各位老人家千萬別動，既然來了一次人，四週圍必然有人把守，叫他們看出了馬脚，多有不便，單看他等再派何人前來，到那時再定規，衆人不過就是閒話談論，工夫不大，外面張升又進來，說報告二位姑娘，外面有陶副帥二次前來搜查，在門前立等二位姑娘出去答話，二位姑娘一聽陶源真到了，原來這小子得的是確實密報，准知道各位劍俠，全都在此處，燕雷遇了姑娘一個釘子回去實話實說，陶源知道從中更有假了，遂對燕雷道，燕將軍，你的膽量也太小了，既然奉有本帥將令，出了多大事不是有本帥一面承當嗎，居然你被他將你嚇住，真是可笑，待本帥我親自前往，看看怎麼樣，陶源氣恨恨，直來到軍師府前，叫人到門前叫門，裡面張升問是誰，外面有人答道，現有陶源前來檢查軍師府，趕緊叫你家二位姑娘出來答話，張升並未開門，說了一聲候着。這才來到後面報告，凌元勝秀在旁說道，各位老人家，既然陶源到此，何不趁勢

將他結果性命，在先前三陽觀未燒，恐怕兩個老道，從中作梗，到如今還怕他什麼，孫芝王蔭古玄真一齊擺手說道不可，二位老道現在雖然被燒去了三陽觀，他決以不能出島，還許跟陶源住了一處，人家島內人多勢衆，如果明目張胆一打，恐怕打來打去，來個寡不敵衆勢必四散奔逃，事沒辦成反倒失了立足之所，實非上策，二姑娘陸素琴接着說道，話雖如此，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也難免出此下策，這一次我等姐妹到外面，把話說符了萬事皆休，比如說陶源仗着他自己的威權，蠻橫無理，非搜不可，衆位老人家那時應當怎麼辦，董乾連連點頭，說陸姑娘這話說的倒是有理，未曾料勝先料敗，倘若到了那個時候，咱們大家沒有個相當的預備，也是不便，依我說還不如一面叫二姑娘出去用言語攔擋，一面咱們大家在二門以內預備，二姑娘擋不了什麼話不用說，擋不了就叫他進來，那可就應了凌元勝秀的話咧，先把陶源宰了回頭再說，大家聽董乾老劍客所說之話有理，遂齊問道，我們大家應當怎麼預備呢，陸素琴便問道，真要到了那個場中，憑這些個位老劍客在此，來這一個陶源也算不了什麼，可有一樣那麼一來，那就算是挑帘明戰，陶源倒不算什麼，頭一步應當預備天王殿得着信，應付他羣打羣毆，一方面派人通知軒轅志大帥，槍螺絲灣出島，給三莊赴信，其餘的人在二門以內預備伸手拿陶源，幾位老人家聽罷，暗想這，不枉他是軍師的女兒，冲這番調動就不愧是門裏出身，大家自行分配，全都預備好了，張升這才帶着二位姑娘够奔府門，張升將門開放，來到門外說道，我家二位姑娘出來了，

陶副帥有何言語當面講，陶源手按劍把，往前走了幾步，叫道二位姑娘，本帥方才得有確報，燒三陽觀的奸細落在了軍師府，故此我派燕將軍前來搜查，本帥並非說你們姐妹勾串奸細，因你們府內地勢寬闊，到處都可以隱藏奸人，何況既然來到島內的奸細，全都是劍俠之流，軍師府又無男人可以隨時防範，奸人在此匿跡，也不是沒有的事，二位姑娘不當拒絕燕將軍搜查，皆因他是奉本帥之令，你拒他就如同拒絕我一樣，按交情說，二位姑娘抗我的軍令倒是不算什麼，可有一樣兒，我在島內身居副帥，統制全島水陸各軍，如果有交情的人就能拿我的將令作爲兒戲，其餘的人我還怎樣率領呢，何況撲拿奸細，乃是爲全島之事，倘若一朝萬龍藏峯島冰消瓦解，咱們大家不是全都失了立足之所嗎，二位姑娘平素受我那陸賢弟的教導，當然是深明大義，知時達務，就應當不拒燕將軍搜查那才算對，這也不要緊，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何況二位姑娘尚在年青，現在本帥已然把話說明，倒要派人頭前帶路，叫本帥親自搜查，二姑娘陸素琴聽到這裏冷笑了兩聲，叫了一聲陶副帥，聽你老所說之話，就彷彿火燒三陽觀的奸細確在軍師府中，這可不是陸素琴憑軍師的女兒故意不遵山令，凡事全都得講究個真憑實據，就憑你老這麼一說，奸細落在我們府中，證據在那裏，如果說無憑無據憑你老這麼一說，就帶人前來搜查，那簡直的不是前來搜查奸細，分明是有意擠兌我們姐妹離開萬龍藏峯島，現在我跟你老這麼說吧，也別提我的父親在世之日，對於島內有功沒有，你們同甘苦，相聚多少年，陶副帥不看活的我們姐妹

，也應當看在死人的面上，不應當這樣無是生非，擠兌我們姐妹，姑娘說到這裡，淚隨聲下，哭着說道，老爹爹你老只知出頭爭勝，撒手一死拋下我們這孤苦零丁的女子，任人欺侮，你老人家也就不管了，果然老爹爹在天之靈有知，今天就是女兒前去追隨你老人家的日子，按說陶源看到這般光景，也就應當罷了，又誰知這小子，他一看姑娘這種放潑，倒起了疑心，暗想道，這一定是勾串奸細的事屬實，要不然他應該叫我先進去搜查，容着搜查不出人來，有什麼話再跟我說，那才可說是心裡無病，這樣一再拒絕，無私有弊，我陶源人稱蓋天第一手，如果今天被兩個女子用這種悲哀的態度將我蒙過，第一節我對不過站殿將軍燕雷，再者說我那還算的了什麼英雄，想到這裏正色說道，二位姑娘，這個話不是這麼說，本帥在島內作事，向來是一秉至公，如果到軍師府來搜查奸細，沒有實在的證據，我也不能夠來，至於擠兌你們姐妹這個話更談不到，真要是有心擠兌你們，何必單這樣擠兌呢，大姑娘美玉一聽這個話有氣，未等二姑娘答言，搶着說道，實話跟你說吧，慢說是大帥副帥你等擠兌我們姐妹不成，就連西安侯他也不能擠兌我們，萬龍藏峰是我死去的舅父創成的，西安侯在此不過就是借居，我們不說攢他就是了，要說擠兌我們這個話由那裡說起，難道說看我家人主持，故意欺壓嗎，可是我們姐妹沒有多大能力，可有一節，到實在不說理的時候，只可以性命相拚，甯可以傾生不能夠受人家的欺侮，話不說到這裏還則罷了，既說到這裏那就算僵上火了，軍師府有我姐妹三寸氣在，就是西安侯來了

也不能讓他隨便搜查。陶源暗道好橫家火，我要不給你個厲害。大概你們也不知道副帥是何如人也。想到這裏哈哈大笑道：姑娘，天下事不是一成不變的。何必說藏峯島是誰的呢，天下尚是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何況小小一個萬龍藏峯，陸素琴不等陶源把話說完，用手指點，叫道陶副帥，你還別以為兵權在握，仗勢欺人，欺壓別人可以，我等姐妹可不受欺侮，藏峯島你可不准得的了，大概要準說是憑奪而有，沒有三條五條人命也拿不去，再說陶副帥既然有此力量，兵敵祁山縣何以不對官人支持到底，據我看只是我的爹爹爲人忠厚缺少心術，才送了性命，爲將爲帥的油皮未傷，怎麼單單死個軍師呢，莫非說理就是陶副帥搶佔我家萬龍藏峯的手段嗎，人有見面之情，副帥不肯親自殺戮，故假敵人之手，要不然今天對我們姐妹怎麼會發出這個話來呢，我等孤苦零仃無人照管，至於萬龍藏峯全島，我等無有力量佔據，惟獨這個小小的軍師府，盡我等全方位且能够支持，繼續我爹爹在世的制度，三尺童男不准擅入內宅，如果說帶了兵，到裏面搜查，那簡直的就算辦不到，陶源聞聽這個氣可就大了，暗想這兩個孩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好也不聽歹也不怕，聽他的意思，大有堂郎擋車的妄想，大概今天要善罷甘休是辦不到了，莫若我問問他們究竟有什麼仗恃，敢這樣無法無天，陶洞天想到這裏，叫道陸素琴，聽你說話如此豪橫，比如說本帥不知會你等，帶人闖到裏面搜查，你等又應當怎樣，兩個姑娘聽到這裏，冷笑道，你要真敢那樣無禮，那可就說不上不算來了，憑手中軍刃，要給我死去的爹爹報

性命，你還別以為你這天下第一，怎樣的厲害，還是還是你一個。就是有三個五個，如果敢闖到軍師府，我等也不懼，陶洞天這個時候已火高三丈，真有心撤劍將二位姑娘結果性命，又一想不對，聽這兩個丫頭這樣說話，其中定有別情，莫非是燒三陽觀的奸細，全都隱藏在裡面，故意以此言語引誘，如果我要是闖到了裡面，還許他等一齊動手，到那時我豈不受了他人的暗算，陶洞天想到這裡，越想越有理，按着救火的衆人報告，燒廟的奸細跟三陽觀二位老道戰够多時，不問可知，所來的人位全都是成了名的劍俠，要不然決以跟二位親主不能動手，真要是他等全都隱藏在軍師府裡面，別說是我陶洞天自己，就是再有兩位也一定難討公道，要不然這兩個丫頭也不能這麼橫，但是話已說到這裡，難道罷了不成，也罷我用話試試探探便知真假，主意已定，遂說道你二人不用這樣蠻橫無理，本帥的命令，無論何人也不能違抗，如果一定不聽，本帥當然要按軍法從事，說到這裡，二位姑娘尚未答言，在旁邊老人家接着說道，姑娘你看不出來嗎，軍師不在了，他們打算用破鼓亂人捶牆倒，齊推的法子來欺壓咱們，真要是軍師爺在着，任何人他也不敢，常言說的好遇見文王說理義，每逢樂紂動干戈，既然他等有意相欺，這就算是禍事臨頭，大英雄曾有這麼一句話，禍到臨頭須放胆，那裏有許多閒話來說，二位姑娘退到後面預備軍刃暗器，奴才我也將我的趁手軍刃鋼刀一口預備好了，大門也用不着關閉，陶洞天不進來還則罷了，只要他敢進來，各憑軍刃跟他一死相拚，二位姑娘接着說道，張升哥所說之話，非

常有理，他既這樣不通情理，不答理他可就是了，說罷二位姑娘果然轉身往裡走，你說陶源這可應當怎麼辦。按說到了這個地步，就應當指揮嘍兵往裡闖那才算對，陶源多心各位劍俠全都隱藏在裡面，自己又是人單勢孤，正在騎虎難下之際，這麼個工夫飛跑來兩個人，看一看正是自己得用的旗牌，來到陶源近前，附耳低言說了幾句，陶源聞聽不由得就是一正，就連張升以及二位姑娘也是看看莫明其妙，書中代言，自從童林由于家莊隨同衆位英雄，追趕英王走後，老頭子于庭于子玉，到沒說什麼，姑娘于秀娘已然跟童林成了形式的夫妻，別看不會圓房，也得算是成了百年夫婦，終身伴侶，男死女不能再嫁，女死男不能再娶，比平常已然圓過房的夫婦，還強的多呢，故此，于秀娘對於這次童林病體剛好即隨後去追趕英王，覺得很不放心，自己跟爹爹說明，打算要隨後追去，老頭子于庭一想，這乃是夫妻的感情，還是不能攔阻，可有一節，無論他能爲怎樣高，總得說是女子，倘若中途之上受了小人的暗算，到那時關乎我于庭以及童林的名譽，總覺自己跟隨着他，才能够放心，於是把話跟姑娘說明白了，于秀娘說道，你老人家這麼大年紀，跟隨女兒遠路跋涉，女兒心裡未免不忍，老頭子一笑說道，我也呆的有點兒悶悶不樂，到外面散逛散逛，倒是很好，秀娘點頭爺兒兩個收拾軍刃，遂由于家莊動身，一路之上沿站打聽，知道英王够奔藏峰島逃去，爺兒兩個也隨後追來，後來又聽人說勝裕帶領三莊莊兵，前來幫助打島，欽差老大的公館打在了譚家莊，爺兒兩個一計議，只好前去公館看看童林，有什麼

話回頭再說，沒想到到了公館一看，才知真是假的，童林等一千俠客，輔助着年欽差，到島內拜見燕鶴，去的日子已然不少，到現在也未見回來一個人，這一句話不要緊，把這爺兒兩個可給吓着了，于秀娘急忙叫了一聲老爹爹，你老看我說的話怎麼樣，果然就有這等事。老人家你老在此等候，我要到島內看看，二俠客候廷說道，少劍客你老人家先別忙，依我說你老先到謝家灘，跟老人家勝裕合計合計，就連本宅主人譚德祖，也在三莊營內，到那裡計議計議，有什麼話回頭再說。于秀娘聽這個話很不以為然，還是老人家于庭接着說道，候二俠客這個話說的一點也不錯，咱們初次來到這裡，對於島內的情形，以及經過之事，咱們全都不知道，還是到趙三莊營內問問，再去不遲，秀娘聽老爹爹這樣說，只得點頭，在公館吃完了飯，由小香小翠陪着這父女爺兒兩個，一直來到三莊中軍營前，叫人回進去，老頭子勝裕和譚德祖，親自出來接待，彼此行禮略事寒暄，然後謙謙讓讓來到中軍大帳，老劍客于庭先把爺兒兩個的來意說明，然後又問了問打島的情形，最後談到了海川隨年欽差到島內，見燕鶴，生死存亡尚不得知，到現在連半點信息皆無，小女不放心，打算入島探聽，公館那邊候二俠出主意，叫我們父女到此找老英雄從長計議，但不知小女打算入島，可使得嗎，老人家勝裕一聽，這才明白，原來這位少劍客打算進島，候敬山因為無法攔阻，故此叫他們到我這裡來，你說我要不設法攔阻，豈不辜負候二俠的意思嗎，老人家想到這裏，遂說道，咱們大家既是道義相投，我說話可不客氣，按說羣俠輔助年欽

差前去拜見燕鶴，到了島內音信皆無，可是應該前去看看，怎奈這個藏峯島，非旁處可比，四面無路可通，真能够出入，大家不是早就去了嗎，何必等到這個時候呢，就憑我勝裕這麼一說，少劍客還許不甚相信，我倒有個主意，到了晚間，派人陪着你老頭去看一看這個山勢，我也別說一定准進的去進不去，拿着前幾天來說吧，我的犬子以及小徒，勝秀凌元竟自失蹤不見，不知他等到那裡去了，就有人說他二人當然是入島臥底去了，你說他們二人可怎樣去呢，多少成了名的劍俠尚且不能入島，何況是他二人，你說這不是奇怪嗎，到現在還是音信皆無，少劍客去看一看這個山勢，或者有可進之處，也未可知，談笑龍君這個地方就算能談，自己一定要一定說進不去，又恐怕這位于秀娘僵了火，倘若假說能够進得去，秀娘到了白沙江進不了島，那不是誠心窩人嗎，只可說這個來回話，也不一定擱住不叫去，也不說去了一定進得去，這才叫老到油滑，給秀娘無數的退身脚步，老頭子于庭，那是何等的經驗，聽老人家一說就明白了，准知道萬龍藏峯島無路可進，不然多少成了名的劍俠，爲什麼不去進島呢，老劍客初到這裏，遂看着自己的女兒于秀娘說道，既然老莊主如此說，當然是無路可進，如果但能够進得去，海川等豈不就出來了嗎，老頭子這幾句話，爲的是告訴明白了秀娘，別說出拉足了弓弦的言語，要說出來也必然得栽筋斗，秀娘也並非是傻子，並且又是劍客的門人，聽勝裕用話前泥後補，就知道這座島是不容易進得去，緊接着老爹爹又用言語點自己，難道說還聽不明白嗎，別看是女流之輩，跟

普通的女子可不一樣，當時暗想道，蒙人誘我爲少劍客，倘若說出話來辦不到，豈不叫人小看，想到這裏，遂說道，老莊主這個話我也聽明白了，大概是這座萬龍藏峰不容易進去，可有一節就讓無路可入，我也得前去看看，倒不是我比所有的劍俠們心高氣傲，皆因從中有段原因，請想我們爺兒兩個是爲什麼來的呢，就是因爲海川帶病前來我們不放心，才追來看，現在既然得着這個信，海川等衆人到了島內，音信皆無，當然要進島看看去，旁人另當別論，惟獨我跟他因有夫妻的關係，尤其我們這個夫妻，跟普通不一樣，倘若我來到這裡，只憑耳朵一聽，不身歷其境，以後未免叫海川心寒，要說只有形式沒有實際的這種夫妻觀念，情感終究是差的太多，比如說我要是身臨其境，看看進不去那就沒有法子，不能說我沒有夫妻的情義，只可以說是被事實限制住了，何況還有許多位成名的劍俠，證明藏峰島果然進不去呢，童海川對於我不致於發生感怨，所以無論進去進不去，我也得去聽，談笑龍君一聽不由得暗豎大指，不極人家是劍俠門人，劍客後代俠客之妻，這片理由差不多的主兒，他可辦不出來，分明是他不服，萬龍藏峯島因爲什麼進不去，經我用話一說，又加他的爹爹用話一點，他也恐怕把弓弦拉足了無法挽回，故此他說出夫妻的情義，不得不身臨其境，倘若他進了藏峯島，顯而易見是人家能爲高了，如果進不去，但不栽筋斗，並且還是飾義可風，罷了，我要不服人家便是輕視滅人，不但勝裕這樣想，就連于子玉聽着都暗含着點頭，我可真沒想到我這丫頭，竟會這樣能言善辯，自己將要

答言，就聽勝陶然說道，少劍客所說之話，非常有理，跟老朽的意見大略相同，這樣才算
 是人情兩盡。話說到這裡時候吃飯，到了晚間，陶然公要打發小弟兄帶道，陪着秀娘前
 去，老頭子于庭連連擺手，說不必，高山在望何必還用人帶路呢。還是我親自跟他前去吧
 ，倘若老天保佑，能够找着入島道路，只他自己一個女流進島，我也不放心，找不着道路
 進島，我爺兒兩個再回來，就算是把心盡到了，勝裕點頭，爺兒兩個遂告辭動身，前文表
 了多少次。此時不便重叙了，爺兒兩個照樣圍着白沙江繞了多半夜，秀娘見無法進島，
 只得和老頭子仍回謝家灘行營，勝陶然又勸他爺兒兩不要着急，還是設法打島爲對。當天
 已晚大家各自安歇，到了第二天清晨起來，大家聚在一處，仍然商議如何打島，勝陶然還
 沒有發言，于庭便向勝裕問道，打算打島不就是齊隊前往便可跟他打了嗎，怎麼還用計議
 呢，莫非島內閉門不出嗎，勝陶然聽笑道，于老劍客，你老人家將來到這裏，這個話我
 尙且未能跟你老說明，皆因咱們的船隻又少又小，對於打島力量未免薄弱，現在計議的就
 是打算先設法得他人一部分船隻，作軍中實力，再打島可就不怕他的大船衝突了，于庭聽
 着這個話很奇怪，帶笑說道老莊主，你老這個話我還沒聽明白，金龍川銀龍川謝家灘三
 莊船隻湊起來，就是敵不了萬龍藏峰島，據我想大概也差不了許多，怎麼還說缺少船隻呢
 ，陶然公哈哈大笑道，我等現在就是打算集合三莊的船隻，從中缺少的可就是金龍川，如
 果能够叫金龍川跟我們合作，何愁大事不成，老人家于子玉聽罷點了點頭，說道，現在金

龍川跟我們不合嗎，譚德祖接着說道，金龍川何止於跟我們不合，還正是我們向敵人呢，于子玉又問道我聽說三莊皆不附和藏峰島，怎麼這金龍川他曾附和了呢，譚德祖聞聽嘆了口氣道，老人家，你老要問，從中有這麼一段事，書中代表，德祖跟前一兒一女，兒子就是病羅漢譚英，姑娘名叫譚秀英，金龍川川主杜占鰲跟前有兩個兒子，前文已表過，就是杜林杜茂，打聽着譚姑娘武學高強，再者也是爲拉攏譚望，曾託人向譚宅求婚，譚望知道他對於兒子溺愛不明，杜林杜茂，在外面胡作非爲，他的父親又不加管教，譚望怎能將女兒給他，故此可就當時拒絕了，金龍川主覺着臉面上不好看，從此跟謝家灘爲仇作對，並且投入了藏峯島，聲音他所以投降是爲跟謝家灘作對，早早晚晚西安侯出兵勦平了謝家灘，要搶譚望的姑娘，爲他子媳，到那時才能心平氣和，就在這個時候，三莊可就不一致了，金龍川降島，謝家灘返島，銀龍川取觀望之勢，不降也不返對，所以譚望被人家誣告盜珠之事，便是島內有意收服，可巧遇見董關二位老劍客，二位雙盜獄將譚望救出，這全是金龍川的計謀，今天因爲于庭問，譚望才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老人家于子玉一聽，連連點頭，過了好半天，這才說道，既然如此，我這裡倒有個法子，可不一定對不對，我說出來大家再商議，如果不成就作爲笑談，陶然公接着說道，老劍客爺不必客氣，大家的事大家辦，誰也不准保說出來准對，大家計議，計議就許想出一個相當的法子來，于子玉聽罷也不客氣，豫說道，諸位老英雄既然這樣說法，于庭我就瞎說說就是了，據我看既然打島

船隻不敷，當然是打也無益，以前有求親的這麼一句話，還不如還由這裡設法引誘，倘若金龍川杜川主，他能够偃火，咱們這個法子就算用對了，但不知諸位以為怎麼樣，譚望聽老人家這個話不明白，遂問道，老劍客，不知由這上面怎麼引誘他，請你老人家當面言明，于庭接著說道，這也不是什麼高明主意，也不過還是人間的俗事，既然彼此愛未曾許配金龍川，現在當然還是沒有人家吧，譚望點頭說道，不錯，于爺笑了笑說道，我的意思打算設法招親，論能為選女婿，這一來不是正對金龍川叫島的心意嗎，投島也得憑着武力，然後才可以槍親，既是有能為就無須那樣使了，登得擂台只要能戰勝一切的人，自然就可以配譚氏之女，這是第一步的辦法，說到第二步，我想憑金龍川可能有多少高人，果然他們能為大，當初又不必投降巖峯島了，到如今擂台立起，他有意壓倒一切，必要設法請能人，他現在請人別處不能去請，一定要到島內請去，真要是巖峯島內有人出頭，雖然咱們是設法，還是跟打島一樣，如果能够在擂台上，將他等完全戰敗，或者打傷，甚至於打死，巖峯島不勦可以自滅，這叫敲枝振葉的法子，諸位合計合計這個法子可使得嗎，談笑說着聽着連連點頭，暗想老人家這個辦法實在有理，遂不住的連連贊成道，這種辦法說俗了也叫撒水拿魚，譚望聽着也覺着有道理，暗想金龍川這次決以不能偃火，再說我的女兒年歲也不小了，借着這個機會，選一個門當戶對的夫婿，也是正理，老頭子想到這裏，非常歡喜，遂說道，還是老劍客年高智高，說出話來實在出人思想以外，咱們這個事要

是辦就是快的，不能再延遲了。于庭說得當然了，早解決一天，不是萬觀感者可以早平一天嗎，勝裕接着說既然如此，譚老莊主你就預備一切就是了，譚望聽到這裡，緊皺雙眉，思想了好半天，這才帶笑說道，不瞞諸位老人家說，譚望對於擺設擂台實在是門外漢，說句俗話，簡直是狗咬刺蝟無從下嘴。你老叫我備置一切，我可應當怎樣備置呢，老頭子勝陶然哈哈大笑道，老莊主，你老不是外行嗎，你老再打聽打聽我怎麼樣，依我說一事不煩二主，還是求于老劍客擘畫一切吧，陶然公話未說完，老人家于庭連連擺手，說道，不怕諸位笑話，于庭對於這個事也是外行，這麼個工夫，旁邊小香小翠一齊說道，各位老人家，我二人搶一句話說，立擂這事可雖然說沒有多少事，裡面也有一定的規矩，比如說辦的不洽當，到臨時必然七不接入不連，到那時亂抓一氣，可是也沒有什麼說的，不過叫外人看着笑話，連立擂的規矩尚且不懂，可見得這個擂立的也沒有多大起色，我們倒有一個主意，說出來也不一定對不對，雖然我們弟兄也經過立擂台的事，怎奈腦筋裡不任事，倒是有一個人向來好對這些事用心，他曾經過一場杭州擂，可就是孔秀孔春芳，還有一個人，雖沒經過立擂的事，但最善於辦事，就是張方，如果叫他一人籌備此事，二個經過見過，一個善有籌畫，大概總不至離了大格，陶然公不等兩個孩子把話說完，接着說道不錯，不錯，在先前我還真沒注意這個張方，後來才知道他是蠢於外靈於中，說來也奇怪，外表越醜陋內裏越秀氣，你二人不說我還真把他忘記了，此事委託他等必然能够辦得盡美盡善

說到這裡，立刻把孔秀張方二人找來，二人見了大家施禮已畢，張方問道，諸位老爺們，但不知找我們前來有什麼事，勝陶然先叫他二人一旁落坐，然後把于老劍客方才所說的話，跟兩個孩子說了一遍，最後說到對於設擂台的一切手續，大家全都外行，聽說孔秀經過杭州甯，你又善於辦事，如果你二人協力辦理，准可以將這座擂台設擺的完完備備，話已然說明，但不知你二人可肯幫忙嗎，張方聞聽哈哈大笑道，我當是什麼呢，原來是這個事呀，老爺們不是你們幾位外行嗎，小子我也不是行裏出身，別看是外行，據我想世上無難事，就怕有心人，孔聖人也說過，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大閨女非得等着把養子之道全都學會了，才能出嫁了嗎，照貓畫虎，照着葫蘆畫瓢，雖然不一定准像，大概也差不多，既然各位老爺兒們委派我跟孔秀辦理，我們兩個人就算是擂台總管，凡有一切的計劃，無論是誰不能夠亂出主意，還有一樣兒，有用我們親身去的事，當然是親身去辦，如果不用我們親身到的地方，當然就得派人前往，請你老給我們選一個相當的地點，算是立擂總管處，在總管處內派精明強幹的人十位或八位，專聽總管派遣，勝陶然一聽這個事大了，不由得笑了笑，問道張方，你所說之事，倒是都好辦，但是立擂的手續你能說個大概讓我們大家聽聽嗎，張方心性極其靈巧不過，聽老人家這一問早就明白了，遂說道，老爺們，你老以為是我故意鋪張小題大作呢，這一說我才知道老爺們你實在是外行，要按平常人家立擂，先得把鎮擂官是誰，壓擂的人位開列花名單，到本地方官衙，遞稟帖呈請批准，臨時得

派官人前來彈壓，插台前貼上官署的告示。曉諭黎民百姓，插台因為什麼立的，官衙按着什麼理由批准的，這一張告示掛在上首，下首是登台打擂的規矩，報名掛號處以及左右看台全要搭棚各處懸燈籠，鎮插的到了插台上，不能隨便出入，吃飯喝茶，當然後面要預備臨時的廚房，除去兩餐之外，專門預備茶水，男女廁所全都得預備齊畢了才成呢，不用說別的，就拿廁所說吧，全都預備好了，要是把這一手忘了，到了插台開幕之後，看插的人山人海，鎮插官要小屏上那夫呢，這不過是草草一說，其實裏面還有好些個事呢，什麼人抬的簾籬，桌椅板凳茶壺茶盃，這全都得預備到了，差一樣也不成，陶然公聞聽點了點頭，暗想張方說的話，倒是句句有理。可見人要是服人，那就算是自己沒有知識，正想到這裡，聽譚望叫道張方，據你這一說立插遞稟帖，呈請批准，咱們這個插台也得照着這個樣兒辦嗎，張方聽罷微然一皺眉，接着說道，如果說是爲女徵婚，當然也是這個辦法，那就是老莊主你個人的私事了，真要是照着這樣呈上去，還有個批准批不准，譚望尙未答言，陶然公問道，你既然是立插總管，這個立插的名義當然也是由着你想了，我們的意思，不是已然跟你說明白了嗎，你想想應當怎麼辦省事，咱們就怎麼辦，張方樂嘻嘻的說道，老爺兒們，這個事非得我跟孔秀兩個人，親自到一趟成都府辦不了，我和孔秀到了那裡就提欽差老大人有堂諭叫成都府出佈告准許譚姓設插招親，是因為要借着招親選人才爲國家出力，要是這樣一說，那不就成了半私半官了嗎，既然有欽差堂諭，成都府捏着鼻子他

也得應允，大家聽他說的倒是有理，可是這場事得能言善辯的人前去，不然說漏了這個事就不好辦了，於是遂回張方說道，既然如此，還得你二人前去說話可千萬要留神，倘若露出了馬脚，這個事可就不好辦了，張方道，老爺兒們你們就放心，我們還是說去就去，我們走後，勝老莊主給我們設立總管處派人就是了，陶然公答應。張方跟孔秀站起身來告辭，一同奔成都府，到了掌燈時候，二人費回來了，老頭子勝裕見兩個人回來的這麼快，趕緊問道，張方事情辦的怎麼樣，太歲張方樂嘻嘻說道，托各位老爺們的福，總算是平平順順，現在告示已然拿回來了，開播的日子定妥了，打發人給知府送信，他那裡好派官人前來彈壓，勝爺問怎麼就會這麼容易呢，張方得意說，這可是事在人為，我起頭跟他一說，他要親自前來面見欽差請示一切，我說那倒不必了，立播的一切事宜，已然委派我們二人為全權委員，所有一切選拔人才的方法，這個責任都在我們身上了，你老只出一張告示，容着開播之時，我打發人前來赴信，請貴府派十位八位官人彈壓就是了，你老要願意去見欽差，也不過是說一句，有事跟張委員合計去吧，我說了可也不能說算，貴府你老願意去就去，要是去的話告示現在就不必辦，等到貴府到了那裏再說吧，知府這小子一聽這個話不合適，趕緊說道既然二位委員把話透給我，我就別去遇釘子去了，說着命人給我們二人預備一桌上等酒席，知府陪着我們用酒，科房裡早就將告示辦出來了，臨走知府還託咐我們二人，在開播頭一天給他赴信，省得臨期慢事，勝裕一聽好哇，這才算是幹練之

才，接着說道總管處已然選定，派了十二名精明強幹的莊兵，另外有兩名差役，紋銀五百兩，應用什麼東西你們二人多多分神，看着辦去罷，也用不着跟我們商量了，皆因我們大家全都是外行。張方孔秀二人也不客氣，點頭答應，在總管處一住，在十二名莊兵裡面，選出一個會寫字的來，叫他管着出入賬目，由這一天起孔秀有想不起來的張方籌畫，張方籌畫不到的孔秀帮着，鳩工它料不到半個月，擂台搭成，先請各位老人家前去觀看，果然是規模壯麗，齊全周備應有盡有，當時看完了，大家回到營中，斟酌都是何人鎮播，經各位老人家選定的，鎮播的是十二個小弟兄，劉俊，洪玉耳，司馬良，夏九齡，楊小香，楊小翠，孔秀，張方，還有四條猛漢牛兒小子，虎兒小子，駢助犀牛吳霸，鐵羅漢吳霸，老鎮播官就是譚望，于庭，派定譚英陪着侯二俠看守公館，後台鎮播于秀娘跟譚秀英，其餘的各位老劍客，到必要時再行登台不遲，人位選定，擇日開播，在未開播以前，各處張貼告白，爲的是好叫衆人知道前來打擂，這個消息傳出去，城鄉遠近無人不知，各處的人，全都紛紛義論，這個說看起來練武學够多麼好，到得擂台上當着人千人萬，打贏了露臉還不說，還可以打出一個媳婦來，能尋了那個主兒的媳婦來，至少也得陪嫁五萬百畝地，那一個就說那不過就是隔山打虎的事，那個姑娘還不一定長的什麼樣兒，真要是好，還用的着設擂招親嗎，又有人說不用問，人家那個主兒的姑娘准錯不了，七言八語其說不一，這個消息可就傳到了金龍川，杜占鰲聽差點沒把肚皮氣裂了，心說譚望這裡是擺設擂

會，分明是跟姓杜的過不去，我既以前求過親，他已然拒絕了，到如今他倒設招招親，打贏了以女相配，這不明明是說我們無能嗎，要是能爲的話，可以到擂台上去憑武學招親，如果我們要是不敢出頭，這就是栽了，但是真要是出頭登擂，鎮擂的決以不能就是他們父子，他們既投了大清國，勝裕必然出頭幫忙，憑我們爺兒三個前去，未必能够成爲了，杜占鰲着急的不得，就爲此事一夜未能安眠，凡事就怕用心，果然被他想出一個法子來，暗想他等擺擂既然加雜有勝裕等人，這個事可就好辦了，何不到島內請人，見了陶副帥把話說明，請出幾位高人來，不是一樣打仗嗎，杜占鰲把主意拿妥，便親自進島，一直到了副帥府，問了問手下人，才知道陶副帥够奔軍師府有機密之事，杜占鰲跟手下人說道，你等受累趕快去請，就提我說的，現在外面有人立擂，與島內有莫大關係，請副帥快來，有要緊的話面談，差人等不知道是什麼事，只得够奔軍師府，正趕陶源跟二位姑娘兩下裡把話說僵，陶源有心進去又怕被害，你說不進去，話說到這裡可怎麼轉身走，可巧差人來到，陶源一想還不如借着這個機會一走，有什麼事回頭再說，想到這裡遂囑咐衆嘍兵，注意看守，不准放入出入，既然杜川主前來有要事，本帥回頭再搜，說罷隨着差人回歸帥府去了，陶洞天在路上走着，心中暗想，今天好險哪，據我的測想，軍師府裡一定窩藏了奸細，不問可知，是有島內任職之人，暗中勾引，再說我看軍師府這兩個丫頭，也不大正道，從中或者還有奸情的事，此事還不能够辦的過急了，必須訪查着張趙二位仙長的下落

，然後再作道理，一面想着已然來到了帥府裡面，見着杜川主，彼此施禮，然後落坐，陶源問不知杜川主前來究竟有什麼要緊的事，杜占鰲並不隱瞞，就把謝家灘譚望如何擺播前後話一說，又說自己打算借人打播的話，起先一說陶源似乎不樂意，可沒說出來，不過答話稍慢一點兒，杜占鰲已然看出這個意思來，接着又把三莊輔助，只要在播台上面能够將他等戰敗，三莊勢力不戰自除，陶源聽到這裏，果然顏色更變，說道杜川主，你老這個話實在嗎，由那裡得來的消息，杜占鰲將立播的傳單取出一張來，給陶源觀看，陶源看了看明天就是開播的日期，又想了想不錯，雖然是譚望爲女招親，從中必然有三莊的關係，我何不借着播台將他等完全打死，這可是個機會，也省得他等打島了，又顯着於杜川主面了好看，真要說不聽從他的要求，杜川主一怒就許投降了勝裕，到那時豈不又樹一面敵，想到這裡，慨然應允道，杜川主，也別管他有三莊的關係沒有三莊的關係，既然你老跟島內連成一氣，現在有了這樣事，陶源必然盡全力相帮，你老在島內用過了早飯，我也安置好了，本帥帶人跟川主下山，預備明天上播就是了，杜占鰲聽到這裡，喜歡的不得了，准知道這個播必然能打贏，招親倒是小事這口氣算爭過來了，陶源所約定的人位，可就是左金童，白昆，石天龍，石天鳳，燕普，燕雷，陸恒，連同自己是八個人，隨同杜占鰲出島，够奔金龍川，及至陶源一出來，才知道外面全都鬧動了，都知道謝家灘譚老莊主，立播爲女招親，上年歲的還不理會，年青的身上練過幾天武學的，一個個全都興高采烈，准

備着登壇打勝了招親，連大人帶小孩，沒有一個不知道的。會武學的預備打掃招親，不會武學的，等着看熱鬧。在謝家灘附近的莊村，接親戚請朋友，家家戶戶全都是紅男綠女，就專門等着看這個熱鬧。陶洞天看着這般光景，這才明白金龍川杜川主所說之話是實。當天來到金龍川，住在杜宅，次日就是開掃的日子，陶源等大家前往，到了那禪看了看，宮燈彩綢熱鬧非常，看了看東西看台的上面，人位差不多全都來了，這個看台原來是給掛名打掃的預備的，來到這裏只要報了名掛了號，看台上面有坐位，在那裡候着打掃，這個規矩是太藏張方蠻子孔秀兩個人計義的，看熱鬧的人將台口閃開，上台打掃的時候，必須由看台下來，才能够上掃台，准知道是已報過名掛了號的，不然不准上掃台，陶源又看掃台上面，前面是成都府的官人，後面是鎮掃的座位，掛號房在對面，陶源等只可按着規矩掛了號，衆人全都隨便編了一個名字，掛完了號之後，有人招待在東面看台上一坐，稍微沉了一會兒，鎮掃人位全來了，全都誇着高頭大馬，身背後帶着軍刃，雄糾糾氣昂昂，年歲都不大，最末了有兩位年紀高邁的，可齊是謝家灘的莊主譚望譚德祖，和于庭于子玉，這一起過去，後面來了兩乘小轎，在前面的轎子轎帘高高捲起，裡面坐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看年歲也就是二十左右，後面那乘轎子，轎帘下垂看不見裏面的人，東西看台這些個報名等着打掃的一看，心裏嘆通通的直跳，也說不清是喜歡是不喜歡，衆人彼此談論，不用說這一定是招親的姑娘的，就有人說不對吧，也許招親的姑娘在後面呢

，既然是沒開的姑娘，能够卷起簾帘叫大家觀看嗎，當然後面垂帘的是呢，又有一個說道，你們說的全不對，人家沒出閣的姑娘，既然設榻招親，就不怕人看，再說爲的是叫人看看人品模樣，好叫人打掃高興，後面那一個轎子不問可知，一定是姑娘的母親在後面相隨，不信你們就打聽去，大家聽他說的有理，全都不住的點頭，其實他們連一個說對的也沒有，這個法子別人想不出來，非得太歲才成呢，皆因譚家姑娘生得醜陋不堪，一臉的大麻子黃頭髮，連船盈尺體壯如熊，生性極其暴烈，張方一想，既然鎮攝也有于老劍客，當然他老人家這位姑娘也去了，還不如叫他跟譚姑娘換一個朝外的明臉，叫大家猜不透，也倒有意思，想到這裡，跟各位老人家把話說明，于姑娘也不在乎，頭一節自己是劍客門徒少劍客，自然就不怕見人，再者說，自己業已嫁了童海川，總算是個婦人，雖然有名無實，也不能算是姑娘了，譚秀英也原意，因爲自己長得醜陋，也不原意出面露面見人，這才商量好，預備兩乘轎子，秀英在頭裏轎帘挑起，秀英在後面，把轎帘放下，兩乘轎子一直搭到了後台，又過了一會兒插台上面當啷一片鑼聲，跟着打鑼的人高聲說道，我們老莊主設榻的意思，請大家不可喧嘩，他老人家要住插台上面對衆宣布，這一句話說完了，果然下面雖人山人海竟鴉雀無聲，連一個咳嗽的都沒有，靜等老莊主上榻說話，見打鑼的那人退下去，由後面出來兩位白髮蒼蒼的老者，來到台口向三面作了個羅圈揖，然後下垂首的老人，說道，在下姓譚名望字德祖，蒙

天下英雄台愛，送一個小小外號，叫神掌過林鳥，現在因小女年已及笄，憑媒擇匹，難免受欺，何況小女品貌不提，單提武術這一門，不敢說打遍了天下無雙，身上的能為也非普通人所及，如果竟嫁給無能之輩，未免對不住我的女兒，老夫將此意，告訴我的相好知近的朋友，大家替我出了這麼個主意，成都府遞稟帖，蒙府大人批准，並且委派差役班頭前來彈壓，准許譚望設插招親，現在有兩句要緊的話要說，就是不拘老少均可登擂台，不怕年歲跟我的女兒差的太多，不原娶我女為妻，只要是贏了插，老夫另有相當報酬，擂台上面勝負不是一人為限，我等以及我的女兒，十幾位不足二十人，如果武術高強之輩，上得擂台能够將我等完全戰敗，那就算是贏插，其餘的事，有打擂的規則請看便曉，還是練武術那兩句俗話，當場不讓步舉手不留神，輕則帶傷重則喪命，既已挂號登插不得返悔，望大家各自留神，老頭把話說完，退到正中下垂首坐位上面，那頭老頭兒樂嘻嘻走過下，抱了抱拳說道衆位，擺擂台的是譚老莊主業已說明，在下我也就不必再說了，我打發出一個孩兒來，咱們這就叫開插，老頭說到這裏，台下衆人齊聲喝采，老人家退回下垂首的坐位，問了問左右鎮插的人何在，就聽一聲答應，十二個孩兒由打上場門出來，分兩邊站立，長大衣服已然寬去，全都是短小的打扮，老頭兒問你們誰先登插，楊小翠答應一聲來到台口，略為一抱拳說道衆位，在下姓楊雙名小翠，但不知那位前來當場比試，話尙未說完，就見由打西面看台上縱下來一個人，身上穿着短衣襟小打扮。

色藍緞子軍體，腳底下穿及鞋打裹腿，紫花布手巾罩頭，身高約有五尺，細腰乍背雙肩抱攏，長得長眉朗目也就在三十來歲，到是帶着一份英雄氣概，來到台下，墊步擰腰颺的聲縱到台上，自報名姓叫作雲中燕趙立，到了上面跟小翠彼此抱了抱拳說了一聲請，兩個人各自拉開架式，擦拳動手，楊小翠看來人這個情形，真沒敢小看，誰知動上手，這個招數軟的厲害，小翠放心，遂施展長拳短打，抖數精神跟趙立戰了七八個照面，猛然問一看趙立施展大鵬展翅，雙掌够奔自己打來，小翠故意往前上步，先用雙手一幌，跟着底下就是一腿，平的聲將趙立踢倒擂台，趙立滿面通紅起來縱下台去，接着又來了一位，高聲說道，楊小翠你打下他不算能爲，今天我要贏擂，大家一看，這人的樣兒可真兇，身高有六尺多，大肚子腆起來多高，粗眉環目，聯鬚鬚鬚查，看年歲大概有四十多，穿着藍布褲褂，紫花布的襪子，大及鞋，光着頭，小辮挽了一偏揪兒，台下衆人七言八語，說你看見這個人沒有，比剛才那一個有能耐，你說真要是叫他贏了擂，憑人家坐轎的那個姑娘那麼麼俊，還能嫁他嗎，接着有人說，人家設擂爲的是能耐不在醜俊，後邊有人說得，得了，你們別胡說八道的了，就那麼容易能贏的了擂，剛才那個老頭兒沒說嗎，得把人家鎮擂的全都贏了才算呢，大家正然談說，再一看那個人已然到了擂台上面，小翠說這位英雄留下名姓，那人說道，在下姓張名杰，外號人稱水駱駝，話說完了二人動手，未及三招水駱駝往後一撤步，步到是不慢，怎奈他的肚子太大了，被小翠用脚尖輕輕一點，這一下子可了

不的了，張杰正在台邊上，被他一點，返身往後一栽栽到台下，率的小子叫了一聲，過了好半天這才爬起，一聲沒言語，鑽入人羣去了，楊小翠在台上哈哈大笑，諸位看見了沒有，雲中燕趙立，水駱駝張杰，不費吹灰之力已然被我打倒，俗語說的好，這可叫搗台，自己斟酌着，能耐要是跟趙立張杰差不多，就不用上來了，如果不登台打搗，所挂的號金還可以除名退回，上來打了個三招兩勢輸了，錢可就算白花了，楊小翠這個地方就叫自美，正然說得高興，台下有人喊道，咳，小子，我也不是說大話吓嚇你，打你這個樣兒的不用不着費事，大家一看說話的原來是個小孩，大約也就是十三四歲，頭頂上梳着衝天杵，身上穿着一身青綢子褲褂，腳底穿着一雙窄腰靴子，小孩長得非常精神，說着話身形一縱來到台上，小翠一看他是山下面上來的，不是由看台上來的，遂說道，朋友，你登台打搗，挂了號了嗎，小孩擺手道，不用挂號，你打死我也白打我打死你也不償命，挂號幹甚麼，你們這不是有官門嗎，小翠未及答言，兩旁邊公差們走過來追，朋友，不挂號可不成，你要打算打搗先到對面號房挂號不遲，小孩說道我不認得那裏挂號，叫我掛號也成，你們同我去吧，依着公差不答理他，要把他闖下去，老頭子于庭忙擺手，吩咐手下人趕快帶着這小孩兒前來掛號，譚望的莊丁帶着小孩兒到對面掛完了號，這才二次來到搗台，小翠叫他報名姓，小孩說道我叫林寶如，外號瑞園神童子雙棒林寶如，說着把衣服一撩道，不信你看看雙棒還在腰裡圍着呢，你要願意比軍刃我就拿出來，小翠擺手道，搗台上面比軍刃也

得先比拳脚，林寶如你就進招動手吧，小孩兒身形向下一蹲，一盤往起一崩，雙掌掛風，雙鋒灌耳的招數够奔小翠打來，楊小翠一看別着這個孩兒年輕，他個功夫比以前那個兩人全高，一而想着雙手向上一穿，往下一壓他路臂，小孩雙手一晃野馬分宗式，返到把小翠的雙臂撥在外面，跟着向前一步，就在小翠肚腹上一扶，平的一聲楊小翠應手而倒，小孩樂嘻嘻說道，我說怎麼樣，一下你就倒下了，此時台下衆人齊聲喝彩，大家全說憑這麼小小年紀一個孩子，真會有這麼大能爲，要說人家這個小孩子招了親，就是年紀太小點兒，別的倒是挺般配，這麼個工夫小翠爬起來退回班次，緊接着楊小香走上來說，朋友那是我兄弟，我的名字叫小香，來來來咱們兩個人比試試，林寶如說了一聲來，揮拳便打，小香也是個急勁，餓虎撲食往前一撞，林寶如將身一閃，單肘一壓小香後脊背，下面用腳一掛，整個的把小香扔了個翻筋斗，林寶如一笑道，好家火，差點沒砸着我，跟着台下又是一陣喝采的聲音，衆位小弟兄一看，連着被人家打倒了弟兄二人，這未免太不好看了，劉俊將然要過去，這麼個工夫司馬良出去了，叫道朋友，果然你的能爲不含糊，來來咱們二人比試試，林寶如連連說道可以，各自亮出架式，察拳動手，譚望于庭二位老人家留神觀看，原來姓林的這個小孩子，施展的是形拳，果然受過高人的傳授，二位老頭子不住的點頭，暗想要像這麼大歲數就有這個功夫，如果不失學接着還是一個勁的練，練到我們這個歲數，比我們可就高的多了，二位老人家一而讚嘆，留神觀看，竟見司馬良林寶如兩

個人，戰在一處不亞如兩條線扭作一團，滴溜亂轉來回打盤，戰了有二十多個照面，司馬良一想，著憑我的能為，跟這個孩子動手，打算贏人家是不容易，莫若我豁出去我用個詭人招，倘着他年青閱歷小，我可就就把他贏了，如果被人家識破，那可說不上不算來，我就算是輸了，司馬良想到這裡，雙掌用了個白鶴亮翅，挺身往前一進，跟着雙手一合，打雙鋒貫耳，林寶如也用雙手一穿身形向下一矮，司馬良看着，喜歡的就別提了，中氣一提身形向前一縱，跟着一抬腿，這手功夫叫作膝打，林寶如知道自己將招數用錯了，他用白鶴亮翅之時，應當抬身進招，不應當在這裡等他的招，到如今膝蓋已然打進了，准知道撤身也未必躲的開，皆因這種磕膝蓋打人，最厲害無比，只要你往後一躲他的跟隨着一綳勁，照樣還得踢上，小孩子林寶如總算是聰明，在無可躲閃之時，人喊了一句我輸了，隨着這句話身形往後一撒，司馬良一聽人家林寶如既然認輸，何必還趕盡殺絕呢，自己可也就將身形往後面一撤，林寶如向着司馬良哈哈大笑，然後躡身下台去了，這個時候看熱鬧的主兒都以為奇怪，怎麼會這個小孩子沒輸就下來了呢，難道說這打掃還有講和的嗎，就有說或者人家擂台上把這個小孩子相中了，告訴他不用再比了，大家七言八語莫明其妙，不過不會武術的才這麼說，凡是有能為的主兒，早就看出來了，這時西面看台上過來一人，身穿綿綢褲褂，漆黑的髮辮，脚穿青緞子鞋白襪子，白鏡子臉膛，也就在二十左右的年歲，並不慌忙，大搖大擺來到擂台前，長腰縱上去，樂嘻嘻說道司馬良，你這個法子只哄弄林

寶如，哄弄我如何辦的到，司馬良一聽人家既然能够識透自己的假招，當然他的武術就不含糊了，遂說道既然登擂請留姓名，動手本來就是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以贏擂爲本，那人笑了笑說好，我姓田單字名庚字樂三，有個小小外號，人稱捷足玉鼠，說能在上垂首一站架式站好，叫司馬良進招，二人彼此說了一個請字，這才揮拳發掌打在一處，司馬良一面動手，心裏不住的害怕，因爲什麼呢，田庚一上來他就說了，哄弄人的招數能够哄弄林寶如，哄弄他可不成，便不得不在招數上留神，稍微不切實的就不敢發，按說這樣動手不是好嗎，其實倒壞了，動手要是恍惚，招數出來便不自如了，靈機也遲鈍了，動手不過十幾個照面，司馬良一招發空，被人家將胳膊擄住，用手一托平的一聲，把司馬良踢倒台板上，司馬良一聲沒言語退回班次，跟着夏九齡就出來了，叫道田庚，你不用覺着不含糊，你看我要是不把你踢到台下去，就對不起你，說着話就要往裏進招，田庚說你等等，你叫什麼名字，報通了名姓，然後再比，夏九齡將名姓報通了，二人這才當場動手，也就是七八個照面，被人家田庚用雙手往旁邊一引，一脚踢倒，夏九齡爬起來說道，小子真不含糊，只好等着別人來打你吧，自己退回了班次，田庚打算說什麼，就聽有人高聲喝喊，不亞如霹靂一般，說小子別覺着你不含糊，待我來打你，田庚回頭一看，好個魁偉的漢子，問了問才知道他叫鐵羅漢吳霸，看這一堆看那一塊，倒是不愧鐵羅漢三個字，吳霸也不會說什麼，往前一添叫道小子接拳，拳帶風聲呼的一聲，够奔田庚胸前打來，田庚身形一閃，

左臂一帶他的拳，右手順着左胳膊底下一穿，名目叫作掖掌，你說吳霸這個能耐也是真長了，他把身形一轉，似乎叫他的掌像打上又沒打上，吳霸已然將後脊背轉到田庚面前，田庚一斜肩頭打算撞吳霸的後脊背，這才叫吳霸走運，田庚的晦氣，鐵羅漢身上的本領，可就是靠山背，真有熊熊之力，前文已表過，吳霸拜童海川爲師的時候，也曾當場比手，被童林一掌打倒，後脊背竟將鐵壁撞塌，那個勁頭，能够小的了嗎，他往後一挺身，又正起上田庚用肩頭往前一撞，兩力相合可了不的了，就聽平的一聲，把一個田庚由台上撞下，率出一丈多不到兩丈遠近，看熱鬧的人都以爲把這個田庚率死了，又誰知呆了一會兒，他又緩醒過來，扎入人羣進去，吳霸在台上高聲說道，還有誰來，話言未了上來一位，大家看了看都認識這個小子，乃是當地出了名的拳腳的，也姓吳叫作搬不與吳全，他在看台上，看了好半天，看了看人家都是武術家，跟自己這個能爲不合式，再說兩鞭下子也值不得自己上台，到如今一看吳霸上來了，心說行了，這大概是鎮場的硬手到了，我要是能够把他贏了，這個播十成就算贏了八成了，想到這裡高興，下看台上擂台，自報名姓，叫作搬不與吳全，吳霸一聽遂問道，按說你小子叫的這個名兒，你是准嫡不下了，黑夜裏你睡覺也站着不成嗎，吳全聞聽笑道，吳霸你也不用多說少道，你若能够將我搬倒了，我拜你爲師，吳霸也哈哈大笑道，好好我就收你個徒弟吧，說着將架式亮出來，叫吳全進招，吳全一聽這可要了我的命了，我這個玩藝，不講究進招，就講究拍擄抓拿，遂說道吳霸，還

是你先進招，鐵羅漢說道可以，雙掌一幌，能够奔吳全打來，吳全本打算伸手將他撈住，沒想到吳霸雙臂一壓他的雙手，隨着往裏一撞，噴通一聲吳全應手而倒，吳霸哈哈大笑道，小子你不會武學打的那們子拙，吳全滿面羞慚退下擂台，這個工夫台下的人七言八語，看起來牽脚還是不敵武術，那說三年把勢跟不上一年脚，這也不過就是一說，臨到真比上還是不成，大家這樣一議論不要緊，從中怒惱了一位，也是牽脚的，姓方名叫方石柱，不但是身通牽脚能爲，並且兩膀一幌有千觔膂力，平常他就聽說有這麼一個搬不倒吳全，頭一節自己身分到了，再者說也准知道這個吳全沒有真正能爲，不過就是空有虛名，可巧今天在擂台上面，這小子出頭登拙，到了上面未及一合，被人家打倒，才惹得人家紛紛議論，這真是給牽脚的現眼，按說我可不應當出頭，怎奈我要不出去，牽脚的臉叫我一個人可就現透了，自己萬般無奈，只得够奔號房掛了號，本打算直接上拙，再一看拙台上面已然上去一個人，生得白淨淨的面皮，細條身材，到了拙台上自報名姓，叫作程化龍外號人稱穿林燕，方石柱一聽僵火的到了，這個程化龍自己也聽人說過，在牽脚的推內似乎比吳全名譽大，不問可句當然也是因爲吳全丟臉，自己忿氣出頭，又一想不對，當然他也是故意爲打拙來的，不然我前去掛號爲什麼沒看見他呢，可見得他是預先掛的號，在看台上面等候的，或者還許是跟吳全一路同來也未可知，自己無法只得也上看台，單看他二人動手，鐵羅漢吳霸看了看這個程化龍，不由得哈哈一笑，說道程化龍，我可不是小看你，依我說你快

下去不必打了，憑你那個樣兒，憑我這個樣兒，你怎麼會是我的敵手呢，再說我實話告訴你，我吳霸並非是只有兩膀笨力，身上有若干年好功夫，如果你等拿我當作笨漢看待，那可是自尋苦惱，方才被我打倒的吳全，難道說你沒看見嗎，比你這個樣兒橫的太多了，又誰知他不會武學，所以一伸手就躺下了，你想他要是知道我有武學，他也決不上來，大概我看你這個樣兒也不會武學，何必你要前來太歲頭上動土，豈不是自找沒趣嗎，還未等吳霸把話說完，程化龍接着說道，吳霸你何必這樣臭美，方才吳全跟你動手，真要是伸伸胳膊抬抬腿，然後再輸給你，那是怨他的能為差着，動手未及一招被你打倒，那是你的能為嗎，在他來的時候，因為他有病尚未痊癒，往往自己一個人發怔發呆，我再三攔阻他，不讓他前來，怎奈他不聽，非要來不可，彼時在擂台上面跟你動手，他乃是舊病復發，所以一見面被你打倒，要不然的話輸贏還不一定怎麼樣呢，化龍說話的聲音很大，看熱鬧的衆人全都聽見了，就有方才心裡窩心的，接着說道你們大家聽見了沒有，是牽脚不敵把式嗎，趕情人家有病，他這叫瞎貓遇死耗子，就有人說，你聽那個幹麼，這不過是巧說就是了，你一言我一語鬧鬧，你說吳霸這人真是實心眼，他聽程化龍說出這片話，自己倒覺着不好意思起來，心說程化龍這個話當然不假，既然敢上擂，多少也得有兩下，那裡能够一動手就躺下呢，想到這裡任什麼也沒說出來，叫道程化龍，別人的事用不着說，你不是打擂來了嗎，我預先問問你，如果有病請你下台免試，沒有病的話你就進招吧，程化龍站

在那裡連連說道，還是你先進招吧，吳霸並不客氣，身形向前一湊，虛晃左手伸右手使打，說聲看招，程化龍用手一搭吳霸的胳膊打算把他的掌撥開，吳霸的掌隨着他的手一轉，倒將他的胳膊壓在底下，跟着向前一撞，吳全怎麼觸下的，他也照樣兒，吳霸這才明白，程化龍方才說吳全有病，難道說他也有病嗎，想到這裏哈哈大笑道，程化龍大概你也有點病吧，台下看熱鬧的，全都哄然大笑，聲要鼎沸，程化龍一聲沒言語，面帶羞慚，下台走了，接着由看台上又來了一個人，到了擂台下面，向着吳霸說道，朋友，我可不會上高，你拉我一把，我也是登台打擂的，吳霸一聽樂了，暗想連我這麼笨，都能上的來這個擂台，怎麼會他就上不來呢，憑這個樣兒還打什麼擂，一面想着留神看下面這個人，那才叫膀闊三停腰大十圍，最出眼的就是那個肚子，腆出來多高，方面大耳項短脖子，身高足有六尺多，看罷這才說道朋友，你要上不來擂台，你可以往後繞，後面有上擂的梯子，那人接着說道，朋友你這個話說的，設台打擂也別管是爲什麼，彼此全都無仇無恨，也可以說是以武會友，你拉我一把不就省了事了嗎，爲什麼連這麼點面子都沒有呢，吳霸一聽這個話也對，我就是把他拉上來，這也不算什麼，想到這裏，將然往前一湊，忽然聽老頭子于庭譚望一齊說道，吳霸不可，還是叫他自已轉着上吧，要不怎麼蓋是老的辣，到了是人老經驗大，吳霸他那裡知道這個厲害，二位老人家看的明白，准知道來的這個人沒安好心，只要吳霸一搭手，他必然有重身法的功夫，一叫力將上面的人拉下去，然後哈哈一笑再上

擂台。難道說被人拉下去的人還能上來動手嗎，不費吹灰之力，上得擂台先贏一陣，故此老頭子不叫吳霸拉他，你說老頭子還是真猜對了，下面這個小子叫鐵膽熊何寶，吳全程化龍他們三個人是一塊兒的，這小子要說靈便，倒是不靈便，可有一節，擂台可上得去。他打算用力氣將吳霸先拉下來，好給吳全程化龍二位兄弟轉臉，再說戰勝戰敗，憑自己的能爲那倒不算什麼，故此他才想了這麼個法子，要不是有二位老人家這句話，吳霸還是非上當不可，聽老頭子這一說，吳霸不敢違背，只得站在台上說道，朋友，請你自己上吧，擂台上沒有拉人這個規矩，那人無法，嘻嘻一笑說道，你以爲我真上不了擂台嗎，不過試探試探就是了，說罷，往起一縱，平的一聲到了上面，吳霸看他這般光景，心裏大大不悅，這是何必呢，別看吳霸不明白，于庭譚望二位老人家看到這般光景，彼此一點頭不言而喻，可見得這小子有意巧贏吳霸，後來聽小子把名姓說出來，原來是跟吳全程化龍是一塊兒的，名姓報畢彼此動手，這個何寶果然比那兩個人的功夫強點，二人動手有五六個照面，吳霸也沒打着何寶，何寶也沒抓住吳霸，鐵羅漢心裡急着，心說就憑他這麼一廝人，我竟會打不倒他，這真是豈有此理，再者說他伸着兩隻手打算抓我，我何必跟他躲躲閃閃，就是叫他抓着了，難道說我就准輸嗎，自己想到這裏，隻掌裡發招，對於何寶抓他並不極力躲閃，又走了兩三個照面，平的一聲，被何寶一把抓住，要說率咬的這個功夫也不含糊，只要一搭手，再打算脫開那焉得能够，一隻手擄住，跟着那隻手上來了，吳霸不

含糊，人家擄住他，他也伸出虎掌將人家擄住，及至彼此一較勁，兩個人的力氣還是真不差什麼，二人誰也沒把誰搖動了，滴溜在擂台上面就是幾個圈兒，怎奈吳霸對於率咬一竅也不通，所以能跟人家支持的，也不過就是仰仗自己的膂力，何賓既跟吳霸力量差不了往來，他又是率咬的行家，當然有法子率了，轉了幾個圈兒，何賓把勁兒找上了，用力往回一代吳霸，然後自己可往前上步，他施展這手工夫就叫倒口袋，因為什麼他單使這一手呢，皆因他看着這個吳霸力量不弱，倘若用大小麻花等等的絆招，准知贏不了，故此才用這一手，又名叫吊腰，就是把人掙起來滾出去，吳霸到了這個時候，打算破他這一手竟破不了，雖然被他抗在脊背上，吳霸身上特別的能為可就是靠山背，到了這個時候，也一思想這不正好適使用我這一招嗎，說時遲那時快，何賓將用力一掙，吳霸借着這個勁兒往上一撞，這一下子可了不的了，就聽僕通一聲，把何賓由台上撞將下來，何賓這小子本來就胖，身體沉重，又搭着吳霸那個靠山背的勁頭足，把小子率的聲了一聲，起了好半天就沒爬起來，擂台上將然要派人用簸籬去搭，這麼個工夫人羣裡出來兩個人，全都是二十來歲的小夥子，來到近前什麼也沒說，把何賓背起來就走，擂台上一看人家旁邊有跟隨的人將受傷的搭走，當然就不用管了，這個時候吳霸揚揚得意，自己也知道這幾個人是率咬的了，遂站在擂台上說道，十冬八夏的功夫尚且不准行，何況是率咬的功夫，要打算前來率掩鐵羅漢那焉得能够，這話還沒說完，由上面上來一個人，自報名姓，姓方雙，石柱，又說

實話告訴你哩朋友，我就是率咬的，吳霸哈哈大笑道，你既是率脚的，就不應當上擋，被我打下去的人難道說你就沒看見嗎，你上來不也是准贏不了嗎，方石柱聞聽微然一笑，說你別看方才那個鐵頭熊跟你打在一處，沒把你率出去，倒被他撞下了擂台，我要是跟你抓到一處，不費吹灰之力，准能將你率倒，吳霸一聽還是真不服這個勁兒，遂說道方石柱，你別說這大話，也不用你跟我動手費半天勁再將我抓住，簡直的我就跟你抓在一處，有能爲你就盡量使，我可先告訴你，我並不懂得率脚，今天我就偏要跟你率脚，如果我率倒了，我就算輸，方石柱一聽心裡非常喜歡，心說咱們兩個人動手，多少我得費點力氣將你抓住，你要跟我率脚那可是你自己找落敗，想到這裡叫道吳霸，既然如此，你就來，果然吳霸身形向前一慌，二人彼此抓擄在一處，各自叫力往前一帶，鐵羅漢就覺雙腳離地，滴溜往前一懸，又被方石柱跟着往當裡一伸腿，腳後跟挂住了吳霸的腳後跟，用力，向前一擁，鐵羅漢身不由己往後一倒退，下面被人家絆住，僕冬一聲來了一個屁股墩，自己看了看方石柱，任什麼話沒說，站起來回歸班次，那一個駢肋犀牛吳霸，看着不忿氣，心說他也叫吳霸，我也叫吳霸，他栽了筋斗就跟我栽一樣，我就得出去會會這個小子才成呢，自己想到這裡，來到台前高聲說道，小子你也用不着這樣自滿，你可認得我駢肋犀牛吳霸嗎，方石柱一聽，這吳霸都是雙料的，下去一個又來了一個，遂問道你我還是當場動手，還是彼此抓在一處率脚呢，吳霸不等人家說完，說小子，我一概不懂，你就接招吧

，說着慌身趕奔前來，揮拳便打，方石柱用手一爬他的胳膊，吳霸往回一撒手，方石柱已然搶身來到了近前，伸雙手照定他的左右肩頭一撲，吳霸趕緊用雙臂併上一挑，平的一聲被人將雙臂擄住，沒容吳霸用力，方石柱拉弓式把雙臂一分，跟着往上一進左步，用左肩一抗吳霸的左肩，僕的一聲，吳霸栽倒台板上，吳霸這裏一輸，就聽有人高聲喊道，好小子你竟敢上這裏發威來，我看看你有什嗎能為，大家見來的這個人，正是虎兒小子，方石柱看了看心說好一條猛漢，這麼個工夫吳霸已然垂頭喪氣退回了班次，方石柱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甘虎將名姓報完，不管三七二十一，雙手一分，向方石柱進招打來，方石柱依然用他爬擄的功夫，怎奈虎兒小子招數太快，三四個照面並未抓住虎兒小子，又過了幾個照面，仍未能分出勝負輸贏來，虎兒小子一想他總打算抓我，雖然我不讓他抓着，可是我也打不着他，難道說他會抓我，我就不會抓他嗎，想罷往前一搶步，雙手奔方石柱肩頭便按，真要是被他按上，別看方石柱這麼大的力氣，也一樣栽倒，他這一手功夫，名目叫作虎撲子，他的手法，就是按照老虎撲人撲獸那個功夫來的，要不說文武兩道，各無盡頭，大古時代軒轅皇帝，靜觀萬獸的動作，取其要緊而有力量的，運用人身的四肢去仿効，一次不熟再次，再次不能繼以三四至於數千百遍，既學其形，更體查其力，到了成功之時，體力相合，居然跟野獸的猛力相同，這就是真武術，這一招虎撲子，就是虎的形像，其力極猛，真要撲上人，立刻就使得栽倒，

方石柱也知道這手功夫的厲害，只得將身形往後一退，雙手一接，打算擄虎兒小子的雙掌，他可沒想到虎兒小子把雙臂倏的一恍，不的聲反倒將他的雙手擄住，跟着下面就是一腳，僕的一聲，將方石柱踢出去好幾步，僕冬來了一個屁股墩，兩旁邊看台上的人看的明明白白，憑方石柱這個牽脚的身分，實在是不含糊，不費吹灰之力，連勝了兩個吳霸，別看輪給虎兒小子，這是因為他二人是動手，並非是抓撈在一處牽脚，真要是正式牽脚那還不一定誰輸誰贏呢，此時方石柱已然由看台上下來，走入人羣不知那裏去了，這個功夫跟隨陶源來的姑殿將軍，隔山打虎石天鳳，看的高了興了，要上擂台與虎兒小子比試三百合，遂對石天龍說道：哥哥你看見了沒有，這個小子名叫甘虎，我的外號人稱隔山打虎，今天我們兩個人犯了地名了，我要出頭贏他一陣，還未等石天龍答言，金龍川川主杜占鰲接着說道：好，石二將軍到擂台上面贏他們幾陣，這個話一點不錯，時候也差不多了，咱們要是儘自看着不上打擂的人又多，就許今天上不了擂，那不是白來一堂嗎？話既然說到這裡，石天鳳遂由看台上下來，遂够奔擂台，到了上面虎兒小子看着就彷彿在那裡見過似的，可就是想不起，他叫什麼，問道：小子你叫什麼名字，石天鳳掛號的時候，就沒說出真名實姓，到現在仍然用掛號的假名，遂說道：好說小子，我叫石二，甘虎遂嘻嘻一笑道：小子你上三也不成，別說你十二還差一道，看招，說着話掌已然到了，石天鳳跨步閃身，舞動了雙掌接架相還，要按石天鳳的功夫可是不錯，怎奈這個虎兒小子也不軟，兩個人打了個扯蓬對手，戰够

二十多個照面，並不分勝負輸贏，譚望跟于處兩位老頭子彼此以目示意，就說是這小子是島內來的。他們是一窩蜂，不動是不動，既然動開了頭兒，接着必然就有一場兇殺惡戰，二位老頭子留神細看，石天鳳的功夫果然不含糊，甘虎也是越戰越勇，兩個人在擂台上，滴溜亂轉來回打盤，說不說又戰了十幾個照面，猛然間甘虎掏心一拳，够奔石天鳳胸前打來，被人家身形往旁邊一閃，一把手將腕子擄住，把二位老頭子全都吓了一跳。又誰知虎兒小子力氣大，左臂往回一撤右臂橫着往前一推，橫推八匹馬的功夫，用足了力氣，往外一撞，平的一聲把石天鳳由台上撞將下去，天鳳斜着身頭朝下去的，幸虧他心裡還明白，趕緊用兩隻胳膊將頭一抱，腦袋倒是沒牽着，左胳膊肘往地下一支，哐咬一聲，正在肩膀頭上支出骨頭來了，杜占鰲一看不好，趕緊派莊兵將石二將軍搭回，常言說的好，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石天龍一看將兄弟牽傷了，不由得咬牙暗恨道，我要不將虎兒小子打死，怎能給我兄弟報仇，想到這裡一聲沒言語，下來看台往前走，來到擂台下，身形一縱，縱到上面，自報名姓，說是叫作石大，甘虎一聽原來這是哥兒兩，遂樂嘻嘻說道，好小子，石二打下去石大又來了，石大再打下去大概老石就要出來了，石天龍厲聲喝道，甘虎休要你说少道，今天我要不給你個厲害，你也不知道姓石的是何如人也，說着話身形向前一竄，舉手够奔甘虎面門打來，虎兒小子一看掌到了，身形微然一閃，用左臂向上，掛，隨着舉手便打，這手功夫名叫作單擔掌，這種手法最厲害無比，他往上一掛不管掛上掛

不上，他是進步便打，練武術練的就是這種手法，閃展騰挪可也是在這個地方施展，石天龍一看虎兒小子掌帶風聲，够奔自己打來，不敢怠慢，急忙一轉身，進招還手，兩個人擦拳過招戰在了一處，石天龍石天鳳哥兒兩個的能為，本來不差上下，可是這個時候看着，彷彿石天龍比他兄弟能為高強，這個地方就因為天鳳動手之時，天龍已然將虎兒小子的招數，看了一遍，故此再要動上手不敢說心有成竹，多少有點把握，這時候台下看熱鬧的衆人鴉雀無聲，全都把二目睜圓，留神看着二人動手，免不了互相耳語，有的說還是這個大個子贏，就有人說不一定，大個子既然那麼橫，這個石大也看見了，倘若他估量着自己的能為不成，他也不上來，既然敢來就不含糊，常言說的好，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你說我道不過都是低言悄語，說話的時節不能耽悞眼看，仍然是直直勾勾，往擂台上看，這一人戰的工夫可不小了，總有四五十個照面，並不分高低上下，石天龍頭一樣兒在兄弟動手時，他已然看見了虎兒小子的招數，他上擂之後，可就把手拿定了，准知道甘虎是個一勇之夫，心粗氣浮，只能憑血氣之勇，決沒有以外的計算，我跟他比上，取封閉躲閃的主意，不看出十二成便宜，決不冒險進招，也可以說是以逸待勞之法，單等他力盡筋乏之時，我再施展急風驟雨的法子，任憑甘虎如何的猛勇也難取勝，這是石天龍的法子，甘虎果然審查不到這個地方，不管你使什麼法子，返正也是按自己的規矩跟你打，招法是一招比一招快，一勢比一勢快，石天龍看着高興，以為這個甘虎今天非上當不可，他可不知道，甘虎

那乃是生就的神勇，越戰力量越大，居然是精神百倍，石天龍一看暗說不好，我這個以逸待勞要不成，就許叫人家以勞勝逸，想到這裏未免着急，又想起自己的兄弟，被這小子由擂台上面打下，膀臂率傷，尙且不知道性命如何，真要是我再報不了仇，我們弟兄這叫栽雙料的筋斗，自己將然一想，招數上微然一透遲緩，甘虎那個手術够多麼厲害，就趁他略微一失神，搶身進招，雙掌已然遞到了，石天龍看見雙掌離着胸脯不遠，本有心用雙手往下一蓋，又一看晚了，接着又打算撤身往後縱，練武術最忌的就是猶疑不定，打算發這一招，就是輸了，甚至於因爲這，招死了也得發，因爲你能這樣決斷，倒許由死處逢生。拳經有云，進退不斷其敗立見，今天石天龍可就吃了這個虧了，就這樣一猶豫的工夫，虎兒小子雙掌已到，平的一聲按在胸膛上，天龍噤噤退出兩三步翻身栽倒，哇就就是一口鮮血，當時紅染台板，早有搭簾羅的過來將石天龍搭下擂台，杜占鰲派莊丁接回來，跟石天鳳放在了一處，虎兒小子在擂台上高聲說道，小子們你們誰也贏不了咱們霹靂狂風，還有誰不怕打趁早上來，這句話沒說完，吃的一聲由下面上來一位彪形的漢子，虎兒小子看了看，心說好雄壯的漢子，遂問道，小子你叫什麼東西，那大漢子說話聲如巨鐘道，小子你要問我姓金單字名堅，外號人稱舉鼎判官，我聽你小子說話太狂，我要不把你打倒，我就不叫金堅，虎兒小子聞聽，直氣得哇呀呀怪叫，好小子別走接招，兩個人各自揮拳打在一處，二位都是大身材，力量勇猛，真不亞如熊爭虎鬥一般，戰了約有二十多個照

面，金堅轉身一走，甘虎隨後進招，堪堪拳頭打在金堅的身上，這麼個工夫，他把腰一塌，抬起來右脚正踢到虎兒小子肚腹之上，這手功夫的名目就叫作倒踢紫金冠，幸虧甘虎知道上，當了，隨着往後一退，總算把力量撤去了一半，雖然如此連着往後倒退了三五步，嘖嘖通坐在台板上，金堅轉身觀看，已然將虎兒小子端倒，不由得哈哈大笑，甘虎只得站起來退回班去。跟着又走出一個人來，正是穿雲玉白虎劉俊，來到台口，把後面的二位老人家吓了一跳，因為他們二位不知道劉俊有多大能為，暗說憑金堅這樣猛漢，武術又不平常，他居然敢出頭比手，難道說他比甘虎還高不成嗎，雖然這麼想可是也無法，這工夫劉俊已然報通了名姓，跟金堅動了手，原來劉俊出頭另有心思，他想今天大家來鎮擋，總算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往常各位兄弟，對於我非常重看，如果今天我倒不敢出頭，未免叫人小看，要像金堅這種漢子，大概我的能力還能制得住，故此看見甘虎輸招，自己這才出頭，來到台口報通名姓，架式擺出來，說了個請字，金堅看了看劉俊，倒是有一番英勇的氣概，可是凶猛上比自己打倒的那個甘虎，可就差的太多了，多少心裡，幾分小看，遂也說了一聲請，這才各自進招，劉俊動着手一看金堅這個人的脾氣，跟虎兒小子牛兒小子全都是類，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我何不用詐招贏他，自己把主意拿妥，在七八個照面時候，倒是精神百倍，十個照面開外，劉俊故意作出來堪堪不能招架的樣子，金堅一看不由得暗笑，心說就憑這樣能為要出頭，這不是自找現眼嗎，莫若我把他早早打回發去就完

了，何必叫他在這裡受罪呢，想到這裡，招數加緊，打算再有三五個照面，將劉俊打倒就完了，他可沒想到用足了十二成力量，又戰了十幾個照面，劉俊仍然還是對付着招招架架，金堅看着着急，心說憑他這樣的功夫，我尚且不能將他打倒，我還稱得起什麼舉鼎判官，冲他這一句話可見得就是外行，二人動手憑的是武學，並不在乎舉鼎不舉鼎，能够舉十個鼎，如與不曾練過武學，跟藝業高強之輩走到一處，也是一樣得輸，人家劉俊所施展的，那叫武學精華，講究的是閃展騰挪，不怕敵人來打咱全憑四兩撥千鈞，那才叫作武學，金堅雖然力量不含糊，談到武學的火候，他也不知劉俊，要說劉俊也沒有多大功夫，就因爲自己老師是一位成了名的俠客，奉師命下山，別開天地再興一門把勢，重造一家武學，每天交結的也都是成名劍客，劉俊自己刻苦練習，又搭着受過這些位的薰染，常言說的好，鳥隨鸞鳳飛騰遠，人伴賢良品格高，雖然成名劍俠，不是劉俊自己直接交的朋友，也可以說是終日盤桓平常說的好，說說道道全都是行家，何況劉俊又是個有心計的人，別看功夫沒有多少年，對於動手的訣竅，那可以說是經的多見的廣，所以跟金堅動手任憑他怎樣欺招，自己總是看住了門戶，並不着急，並且在看關定式之外，還要作出來一種堪堪不敵的樣子，外行人這個地方可看不明白劉俊的用意，可瞞不了二位老人家于庭諱望，一看劉俊這份舉動，未免暗含着讚嘆，這才叫名師出高徒，強將手下無弱兵，真沒把這個劉俊擱在心上，又誰知他還是果然高於一切，倒要看看他怎樣發招展這個舉鼎判官，不但兩個

老頭兒有這樣思想，就連衆位小弟兄也都是個個扎撒臂膀，睜眼觀看，心說莫怪師哥說咱們大家不肯用心練功夫，到今天一看才知道師哥所說一點也不假，看看人家這個招數，施展出來非常巧妙，看那個意思就彷彿毫不費力，可有一節，他可贏不了這個金堅，大概這許是力氣上吃着虧呢，這一夥小弟兄裡面就屬人家司馬良知識高深，別人都是這麼說，惟獨他一言不發，夏九齡愛說話，叫道師哥，你老看怎麼樣，劉師哥能保得住不輸嗎，司馬良微笑道，據我的眼光看，可也不，定對不對，不但劉師哥輸不了，大約不出十個照面，必然要贏這個金堅，衆人聽司馬良說話與衆不同，大家都看着輸了，他竟說准贏，未免不明白他這個話，夏九齡接着問道，師哥你老這個話，還是隨便一說，還是有什麼把握呢，司馬良未及答言，洪玉耳接着說道，衆位哥哥，你們就別問了，據小弟我看劉師哥也得贏，衆人接着還要問，猛聽得當場平僕通的聲音，再一看金堅已然仰面朝天，栽倒在擂台，大家看着未免就是一正，原來劉俊以佯輸之法，引誘金堅往裏進招，這小子果然不明白，以爲劉俊是困獸猶鬥勉強應戰呢，先前不過就是以招數相逼，加緊加快，後來看了看劉俊，實在沒有還招的能力，這才放心大胆，不管冒險不冒險竭力往裏進招，如果要沉不住氣的人，金堅一冒險進招，必然就要設法贏他，但是發出招去將人家贏了沒的說，倘若是贏不了，自己倒落個大危險，就讓把危險也脫過去，自己的用意，被人知道了，再打算用此法引誘那可就不容易了，這個地方就叫作火候，雖然他是冒險進招，自己不看

出十二分便宜，也不輕易發招，這就叫養敵之驕。凡事都是一樣，由淺入深，招越不理他，他以為你怕了他了，他是越來勁，果然不到十個照面，金堅動手如入無人之境，欲如何便如何。就彷彿劉俊是死人再也不會還招，什麼叫冒險不冒險，完全不管，劉俊也會出主意，故意作出破綻來叫金堅看着有隙可乘，這一招正趕上金堅單掌够奔劉俊胸前打來，劉俊側身躲掌並不還手，跟着把身形往後轉，金堅以為這可是贏敵的機會，跟着向前一上步，用托掌照定劉俊脊背打來，在劉俊心裡早就料到這裡，聽見後面掌風一響，知道掌到了，身形不停仍然往後轉，用左胳膊一掛他的掌，正是面對面，猛然把右手向着金堅胸前一伸，這一掌的名目叫作單撞掌，掌離切近想躲萬難，還算金堅不含糊，隨掌往後一倒，僕通一聲來了個仰面朝天，衆小弟兄這才服司馬良洪玉耳二人的見解，金堅滿面羞慙，爬起來下拙去了，緊接着又上來一位，年歲約在五旬左右，身高在五尺以上，細腰乍背，雙肩抱攏，倒是精神抖擻，來到上面自報姓名，姓魯名克號叫魯能仁，外號人稱鐵掌鎮三巴，他是金堅的師兄，他們倒不是爲的打插招親，皆因老哥兒兩個多年不會出頭，忽然間聽說謝家灘立了拙了，未免心中有氣，暗想道也別管你是什麼人立拙，我們弟兄的盛名，難道說你們不知道嗎，我們弟兄去與不去倒不算什麼，你們可不應當不請，既然不請，分明就是叫我們前去打拙了，倘若我等不敢前往，這就算找拙斗，故此弟兄二人彼此一計議，這才帶了盤費前來，行在中途路上想起當年一位老朋友，後來因爲江湖道跡挽髮爲道，就在

這條道路中的上清宮做住持，何不前去看望看望，順便也可以約他同往，再說人家那個功夫，較比我們弟兄又強的太多了，在江湖上沒有不知道雙劍白文龍的，現在的直號叫作凌虛道長，哥兒兩個商量好了，一同來到凌虛的廟內，見着白文龍，就把前去打掃的話說了一遍，還未等說出邀請凌虛同往，老道連連擺手道，二位兄弟，如果聽我的話，這個掃還是不去為對，人家設掃的原意，我也聽見說了，原是以武選婿，給女兒招親，咱們既不算前去招親，何必多此麻煩呢，再者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在家中抱胳膊忍了，別說是怨氣，就是有人請咱們也應拒絕，那才合乎養靜之道，鐵掌鎮三巴魯克一聽，抖了一聲大哥，你老這個話說的不對，咱們是練武學的，並非是一天半天了，忽然間有人立掃，我們跟沒有這回事一樣，鄉里鄉親全都知道了，人家要有人問咱，說怎麼立掃你沒去呢，未免臉面不好看，故此我們弟兄，這才帶着盤費前來，確實與招親沒有關係，實在是打算到掃台上，叫他們看看武學家還有我們弟兄二人，不敢說到那裏准贏，大概也不至於輸了，老道聽罷微然一笑，叫道兄弟，我們有交情沒有，如果有交情，我可有幾句話要說，若說是沒有交情，貧道我也不敢多言，鐵掌鎮三巴笑了笑，這才說道，你我老弟兄，說的不對另說，沒有什麼碍口的話，有話請講，老道點頭道，既然二位兄弟看的起我，我只可把我的見解，當面說出，據我想這個掃去不的，皆因人家既敢設掃，當然就有出色的英雄鎮掃，我們三個人的能為，到了那裏不准贏的了人家那二路角，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

強出頭，倘若是我們到了那裡勝不了，那豈不是自找煩惱嗎，所以我說這個擋還是不去才好。鐵掌鎮三巴一聽，不由得怒滿胸膛，心說白文龍這個話，分明是看不起我們弟兄，言外就說的是去了也是白搭，自己有心發作幾句，朋友的交情未免不好看，當時把氣壓住，遂說道大哥說的倒是很對，怎奈時間晚了，我們弟兄已然走到了中途，半途而廢，便沒意思了，也可以前去看看熱鬧，白文龍一聽知道自己攔不住，暗含着嘆了一口氣，接着魯克金堅二人告辭，一路之上這個氣大啦，總想着贏了擋，必要去趟上清宮，也叫白文龍看看，今天開了擋，沒想到金堅上去只贏了一個甘肅，來了這麼個劉俊，一掌便將師弟打倒，看到這裡這才够奔擋台，報通名姓，然後擦拳過手，跟劉俊打在一處，一面動着手魯克不住的自言自語，我兄弟金堅，可並非是他武學不敵你，皆因他是直性人，未能識透你的奸詐，被你用佯輸詐敗的態度，引他冒險進招，故此才被你一掌打倒，你這一套只能哄我的兄弟，打算跟我來這一套可辦不到，劉俊動着手聽他所說之話，倒是很對，心說我何不藉着他的言語，激他的怒氣，想到這裡，也一面動手一面說道，你說的倒是不錯，皆因金堅是急性人，上了我的當，可見得你心眼多，明白了我的用意，可有一節，回頭我也叫你來個仰面朝天，到那時我看你還說什麼，我也不是看不起你，既然金堅我不費吹灰之力，將他打倒，就是你比他高，可能够高的了多少，最多我用三成力，足能將你打倒，魯克聽了這句話果然有氣，遂說道好，我要不給你個厲害，你也不認得我鐵掌鎮三巴，一面說着

惡狠狠的動手，掌帶風聲恨不能一掌將劉俊打死才趁自己的心願，一招緊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真不亞如風電一般，劉俊看着心中喜悅，嘴裡喊着，非跟你一死相拚不可。可就是元神不散，招數上並不加力，俗說那就是以逸待勞。要是在一動手時就便這個法子，魯克不能上這個當，這也是因氣急才不加審查，再說魯克這個氣還是不打一處來，頭一個因為謝家灘設捕無人知會，還是頭一氣，第二節凌虛道長直言勸阻，現在又被劉俊用話一激，所以才動了真正的怒氣，招數上面不顧一切，只知道恨不能一時將劉俊打倒才好，故此招數越發越快。那就叫着忙，忙裡有錯這乃是至理，猛然間自己將身形一矮，雙掌够奔劉俊的肚腹打來，劉俊看見掌到了，凹腹吸胸躲過了雙掌，跟着用手一按，他應當撤步抽身，重新換招才對，皆因心裏着急，他打算一幌雙手，擄住劉俊的二臂，他往外一恍手不大要緊，被劉俊用招將雙臂左右一分，跟着往前上步，一抬腿平的一聲，磕膝蓋正撞在了魯克的胸上，咚的一聲翻身栽倒，魯克掙扎着爬起來，恍恍惚惚勉強下了擂台，劉俊將要發話，這麼個工夫後面有人高聲說道，俊兒小子你打了一個又一個，你打起來沒完了，剛才就應當我出來，你腿快跑出來了，小子你趁早躲開，不然咱們兩個人就得先幹幹，說着話就過來了一個人，正是牛兒小子牛恒牛寶元，劉俊一看師叔到了，又知道牛兒小子那個性子，趁早別惹他，只得說道你老別着急，我讓你考就是了，說罷自己退回了班次，牛兒小子一看劉俊聽話真走了，自己非常歡喜，這才用手向兩面看台上一指，高聲說道，

你們大家別看着呀，趕快來呀，誰跟我來招親來，這一句話說完了，招惹的衆人全都哈哈大笑，趕情牛兒小子叫人上去跟他招親去，燕普向衆人說道，你們大家看見了沒有，這個小子名叫牛恆，乃是小兒童林的師弟，別看這樣渾正，平平常常的主兒還真不是他的敵手，燕普將然說到這裡，旁邊早有人僂了火了，說道仙長，不可過於長他人的威風，待我前去會會他，衆人一聽說話的正是站殿將軍左金童，把話說完已然起身下看台，到了擂台下面躄身縱上去，牛兒小子正然說得高興，一看上去來一個人，上下打量兩眼不認得，問道，小子你叫什麼東西，左金童報了個假名姓道，問我叫左青龍，牛兒小子接着說道，小子，我這就叫拿你，說着揮拳便打，左金童憑雙掌接架相還，牛兒小子這調動手，向來是橫的，不知道什麼叫藏招留手，有多大勁使多大勁，左金童那個能爲本來很含糊，要不然也當不了站殿將軍，前文已表過，凡是站殿將軍都是軍帥大帥親自考取的，能爲稍軟的當然就另派別差，由這裡看左金童能爲決以錯不了，可就是有一樣兒，跟牛兒小子走上，似乎差點兒，在左金童耳朵裡頭也有這麼個牛兒小子，可就是因爲他是個猛漢子，心裡有點不服他，沒想到今天動上手一看，牛兒小子不但力大無窮，並且還是武學高強，伸出手來真得說招招有法，式式有術，這還說發以非常穩確，不見有十成機會，招不容發，功夫那就不用說了，巴掌都是掛着一團風，只要用三成力量打在身上也得打出一丈遠去，動着手左金童心中暗想，可了不的了，看這個樣兒大概我今天還要栽筋斗，莫怪常言說煩惱皆因

強出頭，其實我要不僵這個火，不出頭登擂台，難道說還有人強派我不成，想到這裏自己後悔，可也是無法，自己倒不是說橫話，談到當場一招被人家遞到了致命處，當時一死倒是不懼，所懼的就是帶傷以至於當場出醜，被這個牛兒小子打倒，你說這不是自找難堪嗎，小子越想越後悔，招數的力量也隨着他的心往下退，牛兒小子是得理不讓人，雙掌舞動，立刻一掌挨着一掌，一招挨着一招的進逼，真如狂風驟雨，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先前左金童還能够敷衍，到後來因為思想往別處一走，未免元神散亂，所以堪堪就到了不敵的光景，于庭老劍客，看他們二人動手，不由得暗含着讚嘆，倒不是讚嘆別的，皆因知道牛兒小子是童海用的師弟，憑他這樣一個天真爛漫的人，尚且把功夫練到這個地方，這總得說是受過名師的栽培，要不然決以造就不到這個地步，由他的身上便可以想到海用的武學，當然要高於一切，不比計算別兩天地，重興一門武學，再造一家把勢，平常人不用說就成成了名的劍客，也難保必贏，據我的眼光看這個左金童的能為，已竟就比平常人高的多了，但是今天跟牛兒小子遇上，也竟堪堪不敵了，這時左金童看了看，正赶上牛兒小子雙掌擊奔自己太陽穴打來，左金童有意跟牛兒小子拚命，將頭一低向前搶步，雙手向牛兒小子肚腹硬撞，小子這個地方就叫急竄，不顧一切往裡進招，那知這牛兒小子，是劍客的門徒受過高人的傳授，招數上敏捷非常，一看自己雙掌打空了，人家冒險遞手，心說小子就憑這一手我就比你拿虎，請看身形往後一吸，兩隻手由小子眉額上往下一理，這個伸

手擄手都得講究這個法，無論是什麼人，甚至於不會武學，你要是一擄他，也在後一撤，比如說你要打算擄他的腕子，應當在中節下手，容着他往回一撤正好，就把他的手腕子擄住了，要是打算擄他的胳膊，可就得上手，任憑他撤的多麼快，他也不能將整個兒的胳膊撤下去，今天牛兒小子就是用的這個法子，兩隻手由上面一理，小子再想走焉得能够，平的一聲雙臂被牛兒小子擄住，說時遲那時快，往起一掀，用眉頭由底下一接，背對着背，把個展翅灰鶴給措起來了，邁開大步奔台口，高聲說道，小子你看拿虎不拿虎，說罷一低頭，把左金童扔將下來，左金童在半空中裡一打轉，就如同打了一個翻筋斗，相彷彿，到了下面正好雙腳着地，俗語說的好，這叫一脚扎出一個屁來，巧極了，也算是左金童走紅運，別看被人家打搯台上送將下來，渾身上下可並無有一點微傷，小子滿面羞慚，自回看台去了，牛兒小子高聲說道，還有誰來招親哪，話音未了，赤的一聲，又上來一位，牛兒小子一看，艾約，這個人長像太難看了，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你說張方長的不是就够看的了嗎，好哇，他比張方還得加上三倍，柳罐斗子腦袋尖頂，縮下頷，劃下來給小孩兒當耍玩正好，也不用削尖，不用旋了，別看腦袋細，脖子可粗，差不多跟腦袋一樣，脖子不是粗嗎，溜肩膀，胸脯窄小，肚子可大，臀部崛起，眼肚子前後輝映，兩條小短腿，小脚巴丫，胳膊很長，還是兩隻小手，身高不足五尺，除了肚腹粗大，兩頭兒全是尖的，穿一身紫花布褲褂，脚穿及鞋，還打着紫花布的裹腿，站在那裏整個的

是一個憂憂，這不是身材長的這樣兒嗎，你再看看那個臉，可就更好看了，圓眼睛，撻拉兩個眼角，其形像兩個大科斗，小蒜頭鼻子翻鼻孔，小咀厚咀唇，煞白的一張臉膛，可就是七圈八點，長了一臉的黑記，兩隻耳朵，緊貼在頭皮上，紫花布的手巾罩着頭，那位說道，這個爲什麼不說眼眉呢，這可不願作書的漏筆，他沒有眼眉，不但沒有眼眉，連胡子查也看不見，不但看不見胡子查，鬚角處也看不見頭髮，有人問這個話說的可虧心，無論輕重還有沒有眼眉的嗎，沒有胡子到可以，許是生來的老公嘴，沒有頭髮也說的下去，或者是油光禿子，怎麼會沒有眼眉呢，要說眼睛上頭，任什麼沒有，這話倒是虧心，有到是有，跟寒毛一樣粗細，一樣的稀密，就是沒法看的見，說句省事的話，可不就得說沒有嗎，牛兒小子看罷說道，小子你是人嗎，這個話不但是牛兒小子這麼問，就連二位老人家和小弟兄等，以及看熱鬧的人，沒有看着這個人不奇怪的，大家彼此談論道，這個擂台爲招親設的，專門選拔英雄，只要能爲高強，就可以招親，固然是郎才女貌，男的到是不講究什麼好看，可是真要是這位贏了拙，憑剛才坐轎的那位姑娘，跟他配成了夫婦，這未免有點不合適，女的太俊，男的太醜，那豈不成了糞堆上插花了嗎，大家正在你說我道，就聽那人嘻嘻笑道，小子你先別滿咀裏胡說八道，怎麼，不是人比你爺爺不少鼻子，比你爸爸不少眼睛，我要不是人，難道說你祖你父也不是人嗎，牛兒小子說話，向來不愛着急，仍然樂嘻嘻的說道，小子你是不缺鼻子不少眼，你沒有眼眉，還算得了人嗎，那人說道，眼

鬥也有，然你小子眼神不強，不過就是稀點，短點細點，怎麼會沒有呢，于恒聽罷，又仔細看了看，不由得哈哈大笑，連連說道，牛兒小子完了，眼神都壞了，看了半天，我也沒看見你的眼眉，那人聞聽自己也笑了，說牛兒小子你不用看了，上得擂台比武不是憑武術贏人嗎，有眼眉就算贏拙，那可辦不到，牛兒小子接着說道對了，有眼眉得挨打，沒眼眉也得被打，小子你叫什麼玩藝，你就快說吧，回頭我好打你這個沒眼眉的，那人冷笑一聲道，我姓山名叫山得泉，外號人稱壞受受一只鏢的便是，牛兒小子不聽還則罷了，聽到這裏，不由得就有氣，說好小子你叫壞受受，好，今天我非把你受受的壞砸出來不可，說罷二人各自亮式，搶身進步揮拳動手，牛兒小子還是真沒把他看重了，那知道臨到動上手，他的招數是非常的快，牛兒小子一看，心裡說好小子，別看你長的不是人樣，功夫倒可以自己想到這裏，不敢怠慢，也把招數施展開了當場動手，二人打在一處，正好棋逢對手，老頭子于庭，看到這裏不由得點頭，心說看起來人的像貌與人的能為，並不是相同的，莫怪古聖先賢說過這麼一句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昭烈帝以貌取關統，以至於大才小用，就是今天這個山得泉也是一樣，比如說要是不看見他動手，連他會武學都看不出來，就是他會武學也不過就是平平常常，怎麼也看不到有這樣工夫，可見得一個人生在世界之上，凡事不可自許太過，憑我于庭，闖蕩江湖數十年，蒙天下英雄稱我為劍客，對於別的還不敢說，若論看看這個人身上有武學沒有，有武學够怎麼個身分，大概總能看出八成來吧

，誰知道今天我就沒把人家山得泉看出來，要看他的功夫還是真比于恒不弱，想到這裡偷眼看了看譚望，但見老頭子手理着銀髯，雙眉緊鎖，有意無意之間，看着台口動手，那個態度也似乎心有所思，于庭看罷遂叫道老莊主，你老看這二人動手，結果何人勝負，譚望一聽趕緊面帶笑容，叫了一聲于老劍客，我也正然思索此事，不得其解，據老劍客你看這應當如何，于子玉微然一笑，說譚老莊主，休要客氣，你我志同道合，何必太謙，譚望聞聽連連擺手，說老劍客爺高抬了，譚望並非客氣，實在看不出要領來，既然老劍客問到這裡，我就妄談兩句，對與不對，還求老劍客當面指教，據我看山得泉的招多變廣，不過微欽顯着有點慌促，也許他纏着氣呢，牛兒小子似乎招少，可比山得泉穩重，只要是牛兒小子始終把氣看住了，態度不變，戰長了或者能够贏敵，這不過是我的拙見，也未必對，老劍客你老人家以為如何，于庭聽罷點了點頭道，不錯，我也看着是這種意思，要按山得泉的能耐，招多倒不至於不穩，因于恒招穩，他是急欲進攻，故此不知不覺到了忙迫的地步，譚望一聽不錯，可見得身為劍客名不虛傳，老二位正然談講，猛聽得台口于恒高聲說道，好小子，衆人留神觀看，原來是山得泉動手暗含着起急，皆因這小子出頭打賭，倒不是出於本心前來招親，實是爲金龍川川主杜占鰲來的，因爲杜占鰲二子不行正道，被山得泉在外面懲治過兩次，杜占鰲對於這個山得泉，頗爲不忿，可就不知道他叫山得泉，所以也無法找他，山得泉也有意到金龍川去找杜占鰲，自己想了想杜占鰲倒不足怕，准知

道他跟島內連合一氣，惹他倒是好惹，島內成了名的劍俠很多，憑自己一人決以不能戰勝全島劍俠，故此也沒敢造次，這一次謝家灘擺擂，他打聽明白了，知道是譚望爲給女兒招親，從中可就是爲杜占鰲求過親，被譚望拒絕了，這次立擂分明是衝着他立的，杜占鰲聽了這個信沒有不生氣的，他要打算前來打擂爭親，決以不能不請人，請人一定就是萬龍藏峯島的，倘若是叫他把擂贏了，未免是叫惡人得志，何不前去把擂贏了叫他乾生氣，我要是幫助譚望鬥島內的人，我可鬥不起，大概要是憑我鬥譚家莊的人，決以不至於贏不了，這個山得泉生來的性子，就是好高，類乎金龍川銀龍川謝家灘，這些個莊主他全都沒看到眼內，所懼怕的還就是萬龍藏峯島，他是存了這個主意來的，在先擂台下動手，他看着還值不得自己出頭，後來看見牛兒小子居然用力將左金童送下擂台，一看行了，這個火候算到了，譚望約來鎮擂之人，也不過就頂到這裡，我要到了擂台上面能够將他贏了，接着再打一個譚望，這個擂就算我贏了，山得泉主意打妥，這才上擂，沒想到一動手，牛兒小子武學高強，似乎自己有點不敵，小子焉有不着急的道理，所以他那個招數越發越快，恨不能將牛兒小子一掌打倒方趁心願，後來看了看越打越不成，常言說的好，人急智短，未免招數上可就不管冒險不冒險了，赶上牛兒小子雙掌一撞，他稍微往旁邊一閃，雙手一扶牛兒小子的胳膊，身形向前一擁，用左肩頭便撞，牛兒小子想躲已來不及，可是他也不躲，高聲說道好小子，隨着自己也把右肩頭一用力，雙肩對撞平的一聲，山得泉他如何擋得過

牛兒小子，雖然這麼說小子也不含糊，瞪瞪斜着出去幾步，幌了幌身並未栽倒，看了看牛兒小子有心再往裡進招。未免叫人看着不好看，任什麼也沒說縱下了擂台，牛兒小子看見得泉一走，立刻便急了，兩手拍大腿說道，這是怎麼說的，錯了招還行嗎，還有那位相好的上來找補上這一手，牛兒小子說着雙睛睜圓，看那個意思還是真着急，這一來不要緊，把二位老頭全都虎住了。于大爺看着莫明其妙，暗想他贏了招怎麼倒這樣着急，以前以為他是故意賣乖，後來一看不對，還是真着急，不由得心裡納悶，這才向着小弟兄問道，這個子恒是怎麼了，為什麼贏了壞壞他倒會這樣着急呢，小弟兄們差不多全都知道，這才跟老人家把原因一說，譚望于子玉二位老人家聽着非常可笑，原來牛兒小子身上的能為，是金剛八式，有八八六十四招，一招一招的挨着往下走，跟人動手不能用錯了，要拉下一手，恐怕師傅問，當初教的時候就是那麼教的，今天跟山得泉動手，金剛八式裡頭沒有拿肩膀頭一撞這一手兒，皆因是急啦擠出來的，當然這個招兒就不接着了，所以牛兒小子着急，問問誰上來好找補上這一手，二位老頭子聽着這個話自然可笑，正要彼此接談，這麼個工夫擂台上，來了一個人，正是燕雷，牛兒小子一看認得他，遂說道，我師哥因為打你累病了，今天你又來了，牛兒小子打你可累不病，你快來給我找補那一手吧，不然師傅來了也不答應，燕雷聽牛兒小子所說的話有懂的有不懂的，遂說道不用多說少道，你就進招吧，牛兒小子規規矩矩在那裏一站，說小子你進招吧，燕雷今天在擂台上打算賣弄

他的大仁大義，自己仗血氣之勇，還是真不把牛兒小子看在眼裡，故此偏要說于恒你就進招吧，其實動手先後進招也沒有多大關係，那就如同下棋一樣，都說是紅先黑後，其實要是棋招不敵人家，也是一樣得輸，不過這個牛兒小子跟人動手，向來不會先進招，聽燕雷一說不由得着急說道，小子你不進招這可怎麼打呢，怎麼今天淨遇見你這個樣兒的。燕雷看着又可笑又可氣，心說世界上真有這麼笨的人，無法只得揮雙掌往裏進招，于恒這才憑雙掌接架相還，到了燕雷這裡動手，可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前文書也表過，這個燕雷乃是燕普之弟，膂力過人武術高強，要不然三月三亮鏢，梅花圈上動手，海川掌震燕雷也不至於吐血，皆因這小子實在够個勁敵，牛兒小子當場跟他動手，總算是不含糊，二三十個照面，並未分勝負輸贏，可有一樣兒，招數裡頭，顯出來是已然落了下風，譚望看着不由得着急，心說可了不的了，這個燕雷可非同小可，倘若是輸招輸在他的手內，輕者帶傷，重則亡命，別看牛兒小子天性爛漫，人家乃是奉旨欽差年大人手下的隨行委員，如果因為我譚望設捕爲女招親，人家隨行委員，有個一差二錯，何人能够担的起，倒不如我親自出頭將他替換回來，想到這裡，自己將然站起，于庭早就看出來了，趕緊站起身向着譚望說道，老莊主你老人家意欲何爲，莫非能够奔台口前去替換于恒嗎，譚望聞聽說道不錯，如果我要再不前去替換，于恒必要當場落敗，捕是我立的，若叫人家隨行委員跟着受累，未免有許多不便，故此我要親自前往，老劍客請你老人家給我觀敵鎮捕，到了譚望不成的時

候，再請你老人家出頭，于庭聞聽擺手道，考莊主先別忙，描是你立的，才不能輕易出頭，贏了沒的可說，倘若是輸了，這個描還打不打呢。譚望聞聽一怔，皆因于子玉所說之話，非常有理。緊皺雙眉遂向于子玉問道，依你老應當怎樣。難道說看着叫牛兒小子落敗不成，于庭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說道，替換牛兒小子你先別動，不是還有我了嗎，譚望一聽子玉要出頭，將要婉言勸阻，又誰知這位老人家話說到這裡，並不再聽下回分解，早已够奔台口去了，說時遲那時快，于爺將往前一縱，就聽咚的一聲再找牛兒小子，已然蹤影不見，不知牛兒小子性命如何，且看下集便知分解。

雍正劍俠圖第二十九集終

